

嫩
女
牙
新
年
特
刊



第 六 期



物 (粉畫)

陳培仁作



茅屋 (粉畫)

李漢華作



馬六甲紀念碑 (油畫)

張嘉民作



馬六甲河 (油畫)

張嘉民作

新年的話

——者 編——

一九五四年的元旦靜悄悄地過去了，似乎不讓「嫩芽」有迎送的代表；但儘管她不來招呼，春的氣息總瞞不過「嫩芽」啊！

春，她喚醒「嫩芽」，刺激「嫩芽」，更催促着「嫩芽」的成長！於是，農曆元旦的降臨，它給予我們一個有力的啟示。

新年特刊，就是「嫩芽」在今年春天開放的第一朵花，它為了迎接新年，為了報答一年來關心「嫩芽」的讀者和作者，它畢竟是開放了這一朵美麗的花。

感謝春的催促，感謝讀者和作者的愛護，這朵花！——新年特刊——才能比往日開得更瑰麗。

回想「嫩芽」自出世到現在，其間那一天不是在艱苦中掙扎成長？甚至在中途還忍痛停刊，幸而靠着作者們的心血灌溉，竭力栽培，才有今天的收穫！

我們並不滿足過去的一點成就，雖然能由油印本改為鉛印本出版，但我們自知經驗不足，在編輯上，難免有許多不合讀者理想的地方。但願從今年起，能得到各

方面寶貴的意見，給予我們改進的方針；因為「嫩芽」是屬於大家的，不是編者們的力量所能做到盡善盡美的，而且，我們深知「嫩芽」今後的成長，還需要有一番更艱苦的奮鬥呢！

一九五四年雖然算是過去了一個多月，可是，看看國際的風雲狀態，以及馬來亞的經濟情形，我們如何敢對這本小小的刊物太樂觀呢？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如果真能關心世界的安危，社會的動態，那麼，文化也是促使和平的一種力量，願大家就先由改進文化方面着手。

「嫩芽」雖只是一本小小的刊物，雖力不足以推動整個文化的進展；然而，一粒極小的石子投到大海，也能掀起水面的波痕的。所以希望讀者和作者們進一步合作來扶持這株正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嫩芽」。

這就是我們的新年的希望。謝謝各位。

謹此敬祝

新年進步

嫩芽新年特刊

· 第六期目錄 ·

| | | |
|--------|------|-----|
| 馬來亞之印度 | 劉劍司 | 強琴堅 |
| 三個科學 | 王雲平 | 惠通 |
| 春感 | 小臨 | 雀成 |
| 臨別 | 夢論 | 嶽 |
| 中毀 | 燈舊 | 真輝 |
| 女(外) | 影(外) | 醒火 |
| 奈丁格爾 | 奈丁格爾 | 章瑩 |
| 小姐 | 小姐 | 客真 |
| 旅行 | 旅行 | 丁木 |
| 象 | 象 | 凱治 |
| 柴得 | 柴得 | 作然 |
| 不夜 | 不夜 | 如峯 |
| 夜 | 夜 | 子 |
| 惱 | 惱 | 浪者 |
| 煩 | 煩 | 者 |
| 年 | 年 | |
| 聲 | 聲 | |
| 詩 | 詩 | |
| 文 | 文 | |
| 章 | 章 | |
| 開 | 開 | |
| 花 | 花 | |
| 的 | 的 | |
| 時 | 時 | |
| 候 | 候 | |
| 當 | 當 | |
| 的 | 的 | |
| 話 | 話 | |
| 者 | 者 | |
| 讀 | 讀 | |
| 者 | 者 | |
| 畫 | 畫 | |
| 蘇麗 | 蘇麗 | |
| 劉抗 | 劉抗 | |
| 浮編編 | 浮編編 | |
| 劉抗 | 劉抗 | |
| 封面 | 封面 | |

編兼發行 中化中學嫩芽月刊編委會

地址：柔佛麻坡仲尼路

承印：馬六甲華商印務有限公司

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定價：每本三角

馬來亞之印度人

(譯 R. B. Crishman 著)

劉強

第一章 印度時期

印度與馬來亞之接觸由來尚矣。其歷史可分為三期：一曰印度時期，二曰後印時期，三曰不列顛時期。印人之早識是邦風土習慣，實為世界所公認。其與馬來亞接觸已發生于前歷。印度古詩拉馬耶那 Ramayana 及馬巴巴拉他 Mahabharata 曾述其事。吠陀經 Rig-Veda 且述印人古代之殖民活動。其言曰「乃航遠地，船擄百樂」其明證也。

拉馬野那詩中曾述印度與遠方航路之交通。中有數節提及猴王蘇古利法 Sugriva 訓令守猴，諸領袖如何尋覓其后錫太 Sita，述及敵人拉法那 Ravana 可以藏匿錫太之地。其間所述有為馬來羣島者，當時名為閩摩那州 Yavana Dvipa 及蘇華那州 Suvarna Dvipa 也。

馬巴巴拉他詩中曾述羅蘭蘇雅 Rajasuya 之燔祭與英雄亞章那 Arjuna 及那古拉之直基必者雅 Digvijata of Nakula 之燔祭。中有一段關於印度與外國之接觸，尚有一節名撒瑕巴法者 Sabha Parva 述及潘第法 Pandavas 王室五人中之一人曰撒瑕知法 Sahadeva 者入于羣島征服迷勒查 Melechha 之民族云。

按爪哇之傳聞，爪哇之錫勒由河 Serayu 與潘第法王室有歷史之關係。據云潘第法王室之一人名賓馬 Bhima 掘深其河牀。亞章那則決計使河由山入海，庶可以佔領雅須丁那 Ngastina 之地。爪哇中部知恩高原 Plateau Dieng 之運河與溝渠為十二世紀以前所開鑿，目下尚堪用以灌溉，實印人亞法大門 Asvathamam 之功也。

據云此河實亞法大門所鑿之隧道，企圖消滅潘第法全族者。後經暴露，以視路程距離尚

差若千里，遂不繼續云。

由地文及地理方面言之，昔日之馬來西亞與今日大異，但印人之信仰與傳聞則依然不變也。

關於印度與馬來亞之關係，英人柏特勒 Roland Braddell 有相當之評語。其言曰「印度為馬來半島文化之燃犀，其航海之領袖為古代之坦密耳人。」

當時坦密耳族有光榮之歷史，處諸老大帝國之中心，為航海之國者凡三千餘年，與古代腓尼基人，猶太人，希臘人，埃及人，羅馬人，近代之土耳其人，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及英人通商。在壁古 Pagar 東埔寨，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甚至日本無不有其殖民地云。

印人在中國南部，馬來半島，亞喇伯，波斯商業中心，及非洲東岸，無不有其商站。印人不但與亞洲各國通商，且與當時所認識之世界通商。當時羅馬東西各國均為印度商業活動之舞台，足以促進其航業之擴張與國際生活之發展。其航業，其造船業，其航海之技能，與其冒險之天性，其商人營業之天才與毅力，其殖民地開闢者之進取精神，其建國者之勇氣與能力，其佈道使之熱心，均成為歷史上之重要資料也。

勒柏特氏又云「吾人今日目擊西方文化之輸入亞洲東南，正如當時印度文化之輸入馬來西亞也！」

坦密耳族之外，對東方航海事業最活動者，為嘉陵伽國 Kalinga。該國在印度之東岸，立國于紀元前八世紀。其版圖由恒河盆地至基

刺那 Krishna 河口，實則今孟加拉灣北岸之區域，包括孟加拉及奧里薩 Orissa 之一部。拉哈圖木謨克芝 Rahakumud Mookerji 曾著印度航業一書，中云嘉陵伽古代之歷史，大半皆有重大垂久性如紀念碑者。其誌略中有述及嘉陵伽之航業，及水上貿易，視為王侯教育之一部分者。至於嘉陵伽與馬來亞交通之紀略則無需詳述。今日所謂吉寧人，實指古代之嘉陵伽人，當時所稱之印度人實嘉陵伽人也。

爪哇，蘇門答臘，東埔寨，及其鄰國之印度文化，始於嘉陵伽人之殖民活動，蓋古代印人一種最偉大之事業也。印度支那那祿兀 Ankor 之偉大廢墟，爪哇前洛布多 Borobudur 及普蘭邦南 Prambanan 之巨廟實足代表亞洲全部佛教之建築物也。

約在第七世紀，巴勒法人 Pallavas 之勢力已伸于馬來半島。據云巴勒法人經商，以舟船運貨入海。溫斯德爵士 Sir R. Windstedt 所著之馬來史云「馬來亞最初之商人實由巴勒法而來。商船每由卡魯滿德海濱 Coromandel Coast 而達吉礁，檳榔嶼等處，訖今不停。」

中國歷史中有法顯，玄奘，及義淨之紀載。據云：當時有所謂「南海路程者」由中國通公陀羣島 Condere 蘇門答臘，爪哇，馬六甲海峽，緬甸，並亞拉剛海岸 Arakan 淡綠 Tamilk 而達印度。否則由吉礁通錫蘭而達印度亦可。

義淨詳述其路程，謂由吉礁西行三十日可抵那加鉢暨那 Negapatam 再行兩日抵錫蘭。故今日英印輪船公司航行那加鉢暨那與檳城之水道，實遠古之水道也。

關於巴勒法影響于馬來亞之勢力，溫斯德

爵士嘗云：靈壽河上游近天定州，有地曰甘加那加拉 Ganga Nagara 者或即甘加巴勒法人之賜與。據馬來人之傳說該地在十一世紀為朱拉人 Chola 所洗劫而當時馬來亞之巴勒法國當為目下吉礁及力哥 Ligor 之舊址云。

巴勒法人初來者，少數曾與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n 之望族通婚，遂輸入印度之君主思想。其後印度之僧侶復用梵語教授新禮節。最後佛教僧侶亦來。間有喀什米爾 Kashmiri 親王一人曾於五世紀遊爪哇，化多人入小乘佛教。

但遠東之印度國家在公歷最初數世紀與馬來亞有最密切之關係者，實室利佛逝 Sri Vijaya。其王稱大羅閣 Maharaja，其國稱獨立之國，有固定之印度宗教，習慣與語言傾向。其首都在蘇門答臘之巨港。

室利佛逝或三佛齊之沙蓮達室諸王 Sailendra Monarchs 所統治之帝國甚大。含蘇門答臘外，且有馬來羣島全部。第七世紀時，其國土且包括邦加島 Banca，北至馬來亞北部班當灣 Bandon。

據中國歷史云：法顯當公歷四一四遊室利佛逝時，其國不識佛教之典章。當時異端及婆羅門教甚見發達。四二二以後，喀什米爾王執

政，佛教大興，始為小乘，後為大乘。義淨住室利佛逝凡七年（六八八至六九五），目親沙蓮王室在三佛齊之強盛。據云室利佛逝為研究梵文之中心。中國僧人巡禮印度者，必先停其地研究梵文，而後方可前進云。

國王有船舶多艘，航行三佛齊與印度之間。義淨去蘇門答臘而往印也，實搭此船之一。有時室利佛逝人抱大乘宗教，蓋義淨云，該國本為小乘佛教之中心也。

義淨遊室利佛逝時，其王正滅馬來由國，大抵將馬來由國分為數部以封印之羅閣，而王為之首領。南印碑誌云：紀元六八六年三佛齊曾遣師伐爪哇云。

紀元七七八年沙蓮達王命在爪哇加拉冊 Kalasan 之地建華佛寺，可知第八世紀下半期沙蓮達王已命總督佔領爪哇中部矣。

暹羅下部有梵文誌銘述及山中王室 King of the Mountains 之王曾于七七五年建華佛寺。溫斯德云，霹靂金打 Kinta Perak，平加蘭 Pang Kalan 之地曾挖出銅佛一尊，及銅製君主坐位一具，甚類巨港室利佛逝室之銅佛像云。

馬來年史稱巨港王屬于馬夏麥廬朝 Mahamenu。按馬夏麥廬實印語謂大麥廬也，大麥廬者，印度神話中之麥廬山也。

巨港兩君曾在那加鉢豎那建築佛寺一所。後有一君，馬來人稱為吉打夏及室利佛亞王。後經證實吉打夏即今之吉礁。丹曾 Tanjore 之地有誌（一〇三〇年）述吉打蘭 Kadaram 之王 King of Kedah 被獲。室利佛逝及馬來由俱被征服。此種之征服似欠永久性者。蓋按宋史之紀錄，數年之後室利佛逝之王報告中國皇帝謂南印之王為其臣僚。再後宋史謂室利佛逝之王自命為半島全部及錫蘭之君。故此種之征服似經數世紀者。

印度婆羅門教及佛教勢力之擴張於馬來羣島，雖托勒密 Ptolemy（埃及王室）亦有相當之

紀述。據云自紀元二世紀上半期起，印人蕃殖沿海各地稱為身毒 Sindh 云。

室利佛逝之衰頹，馬來由族占碑之革命，東爪哇印度諸侯王之討伐，各書均有驚奇之記載。一三三七年，室利佛逝滅於門遮把逸 Majapahit 蓋爪哇新興之印度帝國建都于門遮把逸山者也。據云一二七三年丹馬皮克丹那克拉 Kertanagara of Tunanpel 出征馬來由，盡燬半島之南部，包括古代之新加坡。故新加坡河口之石碑大抵紀述此事云。

遊馬來亞各地，將見無地不有古代印度之文化，或包括於神話，故事之中，或散見于戲劇歌曲之內，較清真教之勢力尤為根深蒂固。據實而言，苟不先認識其印度之文化，不能了解其在清真教及不列顛統治之文化也。

試舉一例言之，今日馬六甲市政廳附近牆上有石作海中動物之石像。此獸名為馬加拉 Makara 顯係馬六甲印度時代之遺跡。馬加拉非他佛教之聖魚，稱亞法他 Avatar 或耶大加 Jakarta 正如印度教經以麥余 Matsya 為毘涅奴 Vishnu 大神之聖魚也。

故苟潛心研究，將見馬來王室中有由室利佛逝所傳者。所謂蘇美蘭之楊知柏端 Yang di-Pertuan Besar，自命為明南克包 Minangkabau（蘇門答臘王室）之裔者，實為室利佛逝之血統也。

按毘涅奴為印度三大神之一。其他兩神為梵天 Brahma 及濕婆 Siva 云。

第二章 印度後期

室利佛逝既滅，印度之文化隨之俱亡。繼之而起者為清真教之文化，佈道使如何由印度西岸東來，清真教如何廣佈於馬來半島，成為本期之歷史資料，正猶佛教在一千年前由東岸輸入馬來亞也。

印度清真教商人由印度西部來者，資財雄



爆竹一聲響

丁峯作

厚，勢力澎湃。全部海岸綫北起檳榔嶼，南及爪哇，包括蘇門答臘之一部，在兩世紀間完全接納清真教，且有清真教統治之君，故馬來半島復受印度第二次之征服，且承認征服者之宗教。溫斯德書中及馬來年史關於新蘇丹之臨朝，其對戰爭之傾向與奢侈之生活，均有詳盡之記載。

馬來亞之後印時期當由一四一四年拜里述蘇刺 Parameswara 死後計起。拜氏本馬六甲國印籍開創之君，其子母幹撒干的兒沙 Muhammad Inkanadar Shah 因其妻及其丈人（即巴沙王 King of Pasai）之請求亦崇清真教。

馬六甲第三王稱息力馬哈刺即室利大羅閣 Sri Maharaja 實印度之徽號。然亦崇清真教。此君本名雖為羅閣亞伯拉罕 Raja Ibrahim 反改為息力八密息兒兒去八沙 Sri Parameswara Dewa Shah 蓋印度馬來之混合名稱也。所當注意者，清真教蘇丹既入馬六甲之後，印人在國中未解決之事件仍佔重要之地位。馬六甲蘇丹摩罕默沙 Sultan Muhammed Shah 娶坦密耳人之女稱暹魯檀無答（刀旁）佛哪妙 Sultan Muzaffer Shah。

溫斯德博士謂馬來亞國際化文學之產生，實因王室人員與首相家族同舍坦密耳族之血統。同時王室後官所娶婦女多由各族來也。

在宮掖政治及朝廷陰謀中，坦密耳人實佔最重要之地位。息力八密息兒兒去八沙之死，實馬六甲坦密耳商人于單亞 Tun Ali 又稱息力那拉知羅閣 Sri Nara di Raja 所計劃也。

蘇丹馬哈木沙 Mahmud Shah 臨朝時，其叔（即鐵猛公單穆大希 Tenencong Tun Muntahir 後為首相者）實混種之坦密耳人。因其生性恣睢，竟為蘇丹所殺。

據溫斯德之考據，除單漢查 Tun Hamza 外，坦密耳首相全族俱為蘇丹所戮。蘇丹馬哈木沙尚有一叔，為印度商人，名那辛穆大利亞 Nasin Mudaliar。當葡萄牙佔領馬六甲時，蘇丹逃往彭亨，命那辛穆大利亞赴中國求救，然事不成。

同時馬六甲有印人曰寧那克都 Ninachatu

者，在政治上佔重大勢力。史云首相單穆大希聽其言釋葡人而去。所謂葡人者即施貴與提督 Admiral de Sequeira 及從者亞留佐 Rui d'araujo 及其他二十人為首相所連而供以食宿者也。其耗用乃由售賣施氏船中所製之品而得者。葡人佔領馬六甲後，寧氏在當地政治上亦佔重要地位。當時馬六甲尚有坦密耳最富之商人口羅閣穆大利亞 Raja Mudaliar 者，當三佛齊國際貿易全盛時入馬六甲。

麥哲倫之妻弟杜勒巴布沙 Durate Barbosa 曾于一五〇〇年至一五一七年在東方為葡萄牙政府服務。曾述馬六甲之回民即印度商人之後及哥羅門都齊智人 Chettis of Charamandel 之活動。其言曰此間有各種批發商人，回人，異端人。其由哥羅門都（按即 Coromandel）來者，不計其數。其財產殷實，其船舶龐大而衆多，名曰帆船，交換各種貨品。又曰有某商者，獨家起卸四船貨品，皆屬貴重，且完全為己有云。

葡人佔領馬六甲時，阿伯奎 Albuquerque 率戰艦十九艘入港，其間軍隊六百名為印度人。據云葡人與蘇丹軍隊未衝突時，印度古注勒人 Gunerat's 供給蘇丹各種武器槍炮，且在炮台之中晝夜工作不懈，故當時兩軍之中均有印人參加也。

印人及印人財產當時特別受葡人劫掠，蓋阿伯奎之明令也。當一切危險已過之後，阿伯奎命掠全市，惟特別下令勿擾寧那克都之宅，因其助亞留佐也。馬六甲既經佔領後，印度商人由哥羅門都 Caba Comorin 東來，缺乏船舶者悉得免費運貨來馬，遂得重由印度來馬經商。葡人既統治馬六甲，寧那克都之勢力與地位較前尤為雄厚而穩固。阿伯奎從其議輸入新幣，而馬六甲之舊幣遂不便于商人。阿伯奎既築炮台，乃設馬六甲應用之改制，復于一五一一年任命寧氏為印度人之領袖如他族者，然後揚帆西返印度之臥亞（Goa）。故甲必丹（即隊長 Captain）之制度顯然起于葡人也。

據云其後寧氏不但任印人領袖且任首相，但其職無故被褫。代其位者為馬六甲最後蘇丹

之婿，千巴之王 King of Kampar 寧氏職非常衷心，乃對民衆作莊嚴之演詞，而後自行焚死于木堆之上。目下研究馬來史者，嘗窮搜寧氏之事實，而苦于記載之不詳盡也。

自是之後，古注勒人在老柔佛擅貿易之專利。一五〇九年，葡人初抵馬六甲時，因印度商人在朝中佔重大勢力，印商一加反對，葡人即不能立足。英人之於柔佛亦然。一六四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拓商人曰懷智 W. V. de 欲在柔佛自由通商，然事不成，因古注勒船長已得柔佛自由通商之權利，非常狡猾不易對付也。

荷人繼葡人主馬六甲時，該地之印度商人仍繁有徒。荷人循葡人舊策，任命甲必丹治理亞洲各民族云。

十八世紀下半期印籍社會在馬來亞仍佔重大勢力。一七八一年印人受荷人特許佔領不動產，蓋造神廟於馬六甲金匠街 Goldsmith Street 及 Sri Poyatha Venalier Moortih 廟。此廟實後印時期印人在馬來亞所建最老之廟宇。當其落成時應為該時期最軒宏之廟宇也。

雪蘭蘇丹亞伯拉罕 Ibrahim 沿林洪 Lingat 河而來，停林茂 Rembau 之馬六甲印度人而去，且蹂躪全國至丹章吉寧 Tanjong Kling 云。

一七八四年布基武士羅閣哈只 Raja Haji 由雪蘭莪率聯軍而來掠馬六甲。荷兵一隊及當地義勇軍出發至那丹地加鄉 Bantan Tiga 與之格鬥。所謂義勇軍者包括中國人，馬來人，及更國人 Gentoos。更國人者印度人也。當時必佔當地人口之大部分，庶能供給大數量以護衛地方也。

霹靂十八世紀之歷史中有坦密耳人曰丹密克支 (Jamil Ketoh) 者，娶霹靂一妻，曾受蘇丹徽號回印，然後與販象之商人同來霹靂。復有坦密耳人里拜哈納 Lehai Haran 之女曰細知撒拉 Siti Sara 者，霹靂之領袖欲娶為妻。一七六五年當撒干的兒沙 Iskandar 為霹靂蘇丹時（實霹靂黃金時代）荷人工廠中之坦密耳譯員在

三個聯歡會

劍琴

拙於詞令，不善交際，而又不好動的，對於各種聯歡會却有每會必到的興趣。這理由很簡單，凡是一個可能有我一份的聯歡會，與會者絕不致完全與我陌生，毫無關係，自然我是這群體裏的一員了。大家於久別之後或某種特殊原因而有聯歡之舉，其意義自非結婚，彌月等宴會所可比擬，何況這種場合往往有一二位我們素向仰慕的前輩光臨參加，且又不吝賜教。於是良師益友，歡聚一堂；雖僅橙汁蛋糕，亦不啻山珍海味也。

至於我今年所參加的聯歡會，雖然只有三個，但每一個都意義深長，給我個難以泯滅的印象。

第一個是吉隆坡育三學校師生校友聯歡會。該會由今年度畢業班全學主持，邀全校教師及歷屆校友和各班代表參加。時間是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時。筆者因在該校執教，得以躬逢盛會。

說是聯歡，又是晚上，仍不能拭乾畢業班同學於是日早上畢業典禮中所流的淚痕。只要一提起畢業或別離的字眼，馬上會現出一張張悵悵寡歡的臉孔。幸虧校友人數眾多，縱情談

笑的聲浪沖淡了他們心杯中的別離苦酒，才盡了當主人勸來賓同樂的責任。

會中沒有陌生，只有親熱；沒有虛偽，只有誠懇；沒有拘束，只有率直，大家都如兄弟姊妹般闔懷彼此的境况，叨叨絮絮談個不休。這一年一度的聚會，機會難逢呀，莫怪校友們被請，都毫不猶豫地出來貢獻節目以娛同學了。

處在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裏的小學校，欲求立足而有發展，端賴學校本身之改進與夫校友之聯絡。育三學校本年八月的食物義賣，校友就出了不算小的力量，倘若不是每年一度的聯系，誰能担保可以隨時獲得校友之扶持呢！

第二個是吉隆坡州立學校高師全學會為了想組織雪蘭莪高師全學會而發起和坤成女中高師全學舉行聯歡會。時間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七時，假州立學校禮堂舉行。

查坤成女中之高師班，迄今已畢業五屆；而州立高師班亦有四屆。雖然，同在一坡，却素乏聯絡。今者，兩校數屆同學，七十餘人，歡敘一堂，尚屬創舉，且其最終目的，在於組織雪蘭莪高師同學會，其意義自非普通之聯歡會可比。是故，與會之幾位視學官期望甚殷，亟願雪州高師會之成立而擴展至全馬高師同學會，共同為促進僑教而努力。（結果，即席通過組織雪州高師同學會，明年元月三日再度召開兩校同學座談會，並成立籌備委員會作立會之籌備云）

痕 夢

一陣狂颺，枯片片的落了，青春的消滅了；
 黃的殘葉，青的髮髻，無名的傷愁，撩起了悵悵的殘夢……
 • 司徒涓涓 •

該晚之會，打破兩校同學素來之隔膜，尤可幸者，教育局各長官也都撥冗光臨，包括雪

州華校視學官劉懷谷先生，何克鎮先生。雪州華校教育總監汪克文先生。聯邦華校教育總監墨克夫先生。王宏文先生，聯邦華校教育總監墨克夫先生。尤其可貴者，各長官都不使我們失望地發表了精警的演說，勉勵有加。王宏文先生更是循循善誘。他以學者的口吻，闡述「教育」二字之涵義及教師職責之重大，進而勉勵大家進修。所謂語重心長，聽者動容者是也。他說：「教育」兩個字的意思，說文解字裏說過「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你看「育」字的倒子，就是要使他為善啊。負起這種重大責任的是你們。要如何去教育兒童，剛才汪克文先生已經借種花的例子明白的告訴你們，墨克夫先生更說過馬來亞要建國，馬來亞良好公民的造就，職責在你們肩上。可見作為一個小學教師的你們，並不容易。乘着今晚這個難得的機會，我也要和在座的各位談談。教師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學生的影響異常大。我曾經參觀過一間學校，這間學校的建築設備並不理想，也可以說是簡陋。我當時以為這間學校不行了。我就向他們學生發問。可是，奇怪，我所問的問題，他們都答得很好。我再仔細考慮一下，原來是他們的先生好，有經驗，有方法，使得他們有進步。所以，教學生，方法很重要。你們要應用學來的理論與實際的環境配合，要抓得住學生的心理，明白學生的心理然後施教，方有成效。不要以為小學生可以欺騙，小學生的感受性是非常強烈的，初次的印象最深刻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所以，若能抓牢學生的心理，自然事倍功半了。學生的興趣，不在死

課本，而在社會上，自然界的事物物，明年的新課本則注重於本地事物。為教師者，當時時刻刻注意目前的現實環境。不斷的指導學生搜集各種有關的圖片，與實物，作為教具，共同研究。這種工作當然繁重，對於本地的動植物缺乏常識者，自不敢輕易嘗試。不過，不要怕難，不要以為在學生面前露短難為情，只要肯虛心，肯學習，負起研討的工作，學生還是信仰你。要指導學生觀察，欣賞，本身就先得會觀察，欣賞。這是本身的學識基礎問題，有待於學習，所以你們有不明白的地方應多多向有經驗的前輩請教。請教的辦法有多種，向本校的同事，他校的先生社會賢達，或教育局各長官都可以，只要肯問，他們都會樂意解答的。能夠當面請問，固然方便，不可能時，通訊的辦法亦行。

至此該是和各位談談教師的進修問題了。

談到進修，中文基礎很要緊。因為本身是中國人，在華校服務，中文不行，怎能表情達意。中文基礎不好，對於一切翻譯過來的教育或科學之理論，就無涉獵之可能。以我歷年批改各地高初中會考的國文卷子的經驗來說，通者固不少，未達水準者亦非少數。這不僅是通不通的問題，從看卷子亦可知他們對問題了解之深淺。陳先生曾經說過（筆者按：陳先生應為檳城視學官陳翼經先生。）一般師範生對於教育之問題答案幾乎是背書，只要稍為有關的段落，就整段背下。其實，那些問題，只要從中抽出幾句便可答得完全。這就是把握不住中心的關係。讀書不能捉住中心要點，其效果等於零。若是本身沒有這一層深究的功夫，又怎能教學生深究呢？進修的工作，首須看書，看你

們所讀過的舊課本，勿以為會考過了，課本沒用，其實溫故才知新，以前讀書未必能透澈明瞭，一再翻閱，自有新發見新見解，所以你們的教育書勿束之高閣。就以我來說吧，許多書，過去二三十年我就看過了，現在我還是要看，以前我自以為明白，現在來看以前的見解很成問題，而且每次的發現不同。人就是從學習中去學，從做中學。不要以為本身已是教師，值得自傲，而忽略了學習。如此既不足以作良好的教師，亦不足以趕上潮流。書看了之後，要多聽取他人的意見，己有不明，更應虛心學習，勿以為這是丟臉，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我們進修時所應抱的態度……（以上所紀，乃筆者憑會後記憶所及而作，並非會中紀錄、與王先生所講原意或有出入，應請王先生及讀者原諒）

第三個是我們麻坡中化第十九屆全學一年

一度的聯歡會。時間是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假九思樓上課室舉行。與會者廿餘人。這些青年夥子，自畢業後，一年一度返母校，投入母校懷抱而兄弟姊妹重新聚首，其意義又遠非「歡」字所能盡包，亦足以判較一般心理。這種現象於者番會中更是明顯。大致來說，你我他都有今昔不同之嘆。離校數年，有的晉身社會；升學者或高中畢業或劍橋九號「巴斯」，此情此景，怎不會與會者感慨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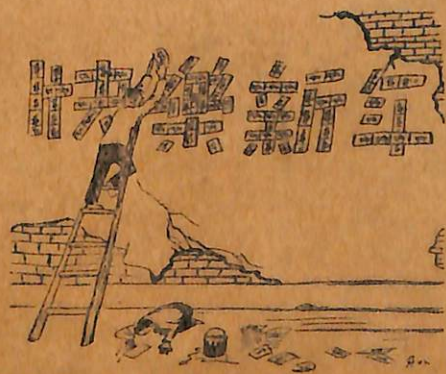
我們這組同學，在此難得的機會，不僅談心，亦旁及所見所聞，尤其是身受之經驗，更為全學所樂聞。半數同學自外坡返麻參加聯歡，向來如此，陳校長亦是屢次於百忙中抽空來參

加。者番適逢一重大宴會，陳校長不能參加，可是他於宴會後，還是馬上回來參加我們的聯歡陣綫，告訴我們許多有關母校進展的事實，這種愛護後輩的熱情，是何等令人感奮啊！

校長告訴我們關於母校之施政，在麻同學告訴我們關於母校年來之新現象：中化現在是堂皇的新校舍完成，正加緊物色徵聘良師，更要充實設備，且作提高學生程度之設施。這是給予我們這些遊子無限的鼓舞。大家都衷誠向學校當局致最高敬意，當然亦自愧身為校友之一分子，未能為偉大的母親盡力，甚至還如一盤散沙，老年的母校尚求進步，年青者反故步自封，良可嘆也。——這是校友中普遍的感覺，非筆者一己之見。而筆者甚望明年此日有偉大的校友群向偉大的母校祝嘏哩！

稿於一九五三年聖誕

君如作



快樂新年

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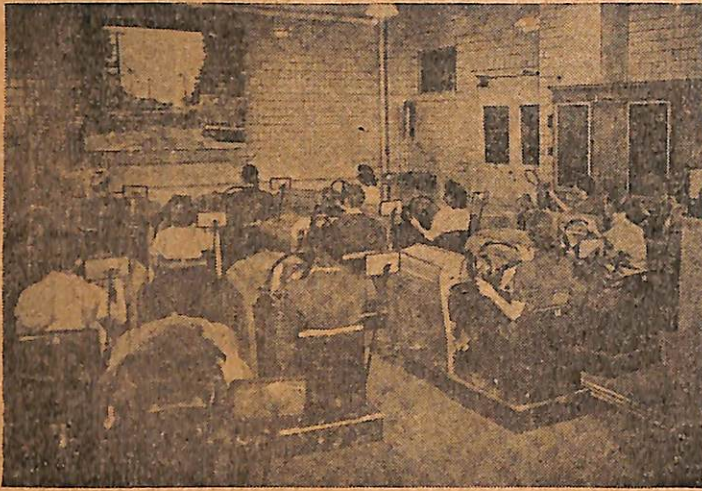
學

新

知

最新汽車學校

司堅譯



由銀幕中的公路學生駕駛汽車

雖然這些汽車都不動，在教室裏學習開車的學生們都如身歷其境般在紐約市的公路上行駛，且會遇到種種交通上的實際情形。這是美國意外保險公司所創設的。在教室內的十五架車都附有普通汽車所應用的控制器械，牠們排列成行。學生們注視前面銀幕放映着行動中的公路景況，在訓練的設備中有一種自動記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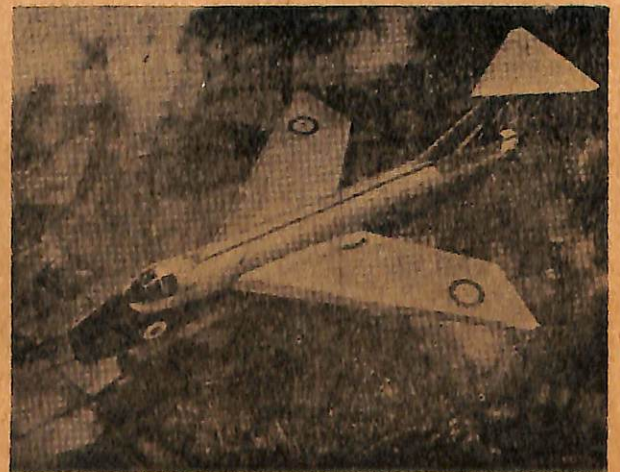
裝置。在駕駛者的右邊，有一面鏡子裝在椅座上，可供學生們退駛時應用。這種訓練包括從最簡單的發動及停止引擎至城市中的駕駛術。

觀察座右鏡子學倒駛



快速研究機 ——有三角形尾

短而矯健的後斜翼附有一個可動的三角形尾使這架英國新型研究機SB—5號顯得很特異。這一架小飛機是為了研究斜角翼問題而建造的。牠是飛在高空的最快速噴射機的一種。



臨別的叮嚀

學不厭教，教不倦

平成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這是屈原列傳中大史公描寫屈原被懷王放逐後依然存君興國，愷愷至意的警句；而我們的嚴老師今晚在臨別前夕的致別會上對我們的叮嚀（口旁），也正者此中的熱忱！因今晚他對我們一番諄諄誘，初聽起來，好像很新鮮，然而在席散分所後，回到家裏躺在床上，在臨睡前的五分鐘回味起來，卻覺得老師的話都是平常勉勵過我們幾次的倒話，語重心長，意味無窮！雖則他深信我們未必會因言感動，牢記着他的話，甚至實踐它，猶如屈原之對懷王愷愷，深信未必察納一樣，但是他仍然把這話當作臨別的叮嚀，以表現他啟迪後進者的至誠！

嚴老師是位教育學者，生平最敬佩我們中國第一位老師孔子，所以今晚在他叮嚀（口旁）中最大的用意就在於希望我們盡可能學習孔老夫子的態度和精神，所謂「學不厭，教不倦」，這就是老師給我們作為今後立身處世的感言，為人師表的座右銘！他說一個人除非不好好做人則已，要做人就得學習，有一天的生有命就學一天，宇宙間無窮盡的學問，只要一門是我們志之所存，精益求精，盡可以讓我們學到老學不了。一個人也唯有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求進步，才能充實自己的人生，提高人生的境界，而免除許多俗氣和無謂的煩惱，所以「學不厭教不倦」這兩句話，在人生的價值上說，以前者尤其高？因後者如果不為師人，便用不着了。他還說，孔夫子是位行謹言遜的古賢，在各方面的成就從來沒的誇過口，只有在自己的學習精神上曾經這自信地說：「像我孔

丘這樣誠實的人，到處很多，但其中要找一位像我這樣好學的，卻不容易找到！」他希望我們具有這種好學精神，他更希望有一天我們會有一種精神的具體表現，那就是說，當將來我們分道揚鑣到各地去為教育服務時，他將很高興地聽到我們像孔老夫子那種自信的誇口！

至于「教不倦」，老師說這是為人師表應有的本份，因為做老師的本當秉着樂育英才的態度精神，才不會對本分上的教學工作發生厭倦，而引起苟且怠工。他說：「世界上從事于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苟且馬虎，唯有醫生和教師這兩種人絕對要謹慎從事，因為前者一苟且，醫死人，無疑是把人類寶貴的生命拿來開玩笑；後者一馬虎，教壞人，無疑是誤人子弟而喪失了人類的前途！」

嚴老師最後又說，馬來亞華僑教育的發展，到目前已經應當跨進新的階段，這就是充實教育的内容，提高教育的效果，從「量」的發展趨向「質」的提高。然而，促進這新階段的動力，誤是我們這一輩，尤其是我們這些曾經受過師範教育的，在本分上除了「教不倦」外，首要的責任，更得「學不倦」，不斷地進修，不斷地向新的學問上求進步，以期得將來成為專才，致進習非成是的老套，而促使僑教趨向新階段的理想實現！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嚴老師今晚在臨別席間給我們談的這席話，非但概括了這年來對我們的苦口婆心，而且更暗示了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老師今晚給我們的教益，實駕乎年來給我們的教導！

于一九五三年叙別會午夜。

母校

劉進丁

記得是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中間的一個夜晚，聯歡席上，張瘦石先生說：「中化的兒女又要出嫁了！」誠然，從那個時候起，我們便離開可愛的母親了。

三年來，我們三個嫁到吉隆坡的，總算安然無恙地渡過了一段短短的旅程。

在這三年的歲月中，我們眼看著母親又培育了不少的弟弟妹妹，他們又將隨着自己的志願，嫁到各處去，或各成其家，或各立其業了。

我們離開了母校的懷抱以後，眼看着她——母校，一天比一天美麗而堅強了。你看，她膝下的子女滿堂。蘇坡，柔佛，馬來亞，中國，以至於外國，都有着她的子女的足跡。

如今，百萬元的輝煌新校舍，已巍然聳立於蘇河之濱了。這，誰敢說不是她的光榮，成就？

本來，蘇坡可說是荒涼的沙漢之區，如今，母校已闢出了一片新的園地——「嫩芽」。

固然，這新闢出來的園地，初長出來的，只是一片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幼芽，然而，它已一期比一期地茁壯了。

此後，還希望耕者能不斷地給予灌溉，施肥，使這沙漠中的芽苗能逐步地成長，以至於成熟。

春天裏

莫泊桑著
王惠通譯

在一年中，當太陽初次放射着光芒時，當大地在夢中鼓舞而且披上一套油綠的衣裳時，甚至當那馥郁芬芳的氣息撫慰着我們的面頰，填塞我們的肺膈，並且彷彿滲透了我們的心靈之際，一種模糊的追求莫名的歡樂的慾望，使偷偷地鑽進了我們的腦海。我們於是便有一種渴求奔跑、跳躍、漫無目的遊歷探險，以及呼吸那春天的氣息的衝動。嚴冬過去之後，五月的天氣，激勵着我們擺脫一切羈絆；我們的血液便好像在燃燒，又宛如有樹枝在我的神經中搖蕩。有一天早上，當我起身時，我望向窗外，看見鄰家的屋頂上端，是一片蔚藍的蒼穹，閃耀着燦爛的陽光。窗前籠裏的金絲鳥在嘹亮的啾啾（口旁）啼叫。每層樓裏的女僕人也正在唱歌。從街上傳來的愉快的聲音，聽了異常悅耳，於是我帶着渡假似的輕鬆的心情，逃出了屋子。

每副臉上都掛着笑容。是的，溫暖與光輝又降臨人間了！空氣也充滿了快樂，彷彿整個城市的人們都曾感覺到一種多情的微風的撫慰。年青的少婦都穿着晨褸，從我的身邊擦過。我發現她們眼中都隱藏着無限的柔情，她們的嬌柔的優美的姿態，使我心旌飄蕩。在一種半知覺的狀態中，我走向塞納河去。汽船正預備開往蘇拉斯尼，突然間，我的心靈被一種不可抗拒的想到森林去的慾望所佔據了。

汽船的中板上，人頭攢動，異常擁擠。因為一年中初次的陽光把人們從屋子裏引誘出來；每個人的心裏都很興奮，他們來來往往，與同伴談天。

我的鄰座恰巧是一位芳鄰。根據我的判斷，她或許是一位女工。她具有各種優美的姿態，綽約的風韻，是一位標準的巴黎少女。她有

一個嬌小動人的頭兒，如流動着的陽光的頭髮，彎曲地環繞在太陽穴的兩旁，像微波似地流下她的耳邊；她的頸背，髮端更閃爍着溫柔燦爛的金光，使你見了，會禁不住內心的衝動，而把你的嘴唇印上去。我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於是她的眼光也向我射來。突然間，她的眼皮向下低垂，她的嘴角浮現了一絲微笑，她的上唇在陽光中閃爍着輕柔的光輝。

河水在寬闊的兩岸中，悠悠地流動着。一種溫暖的和平蘊藏在空氣中，整個空間彷彿充滿了生命的低語；我的芳鄰舉起眼睛，正巧又與我的眼光接觸，這次她却會意而自然地笑了。她笑的時候，更加嫵媚，她那敏捷地瞥視的眼光，顯示我過去所未曾猜測過的許多秘密。我在她無底的眼瞳的深處，發現了愛情所有的歡樂，感動我的美夢的詩歌，以及我們所熱烈追求着的一切幸福。我的心中被一種瘋狂的渴望所佔據了。我恨不得把她抱在我的手臂裏，帶到某處去，讓我能在她耳畔低吟着充滿愛語的情歌。

我正預備和她說話時，有人在我的肩膀上輕拍了一下。我驚奇地掉過臉去，看見一個面貌平常的男子，既不老又不年青。他的眼睛正照着我，一種憂鬱的表情在他的臉上顯現。

『我有些事情要告訴你。』他一定發覺我臉上厭惡的表情，因為他這時又加上一句：『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立起身，跟着他到船的另一端去。

『我親愛的先生，』他繼續說道：『當冬天降臨時，便帶來了寒冷與雨雪，於是你的醫生便告訴你說：「保持你的雙腳的溫暖，當心嚴寒與冷氣，並且提防肺炎與支氣管炎的感染。』

一聽了這些話之後，你會十分小心提防，穿上法蘭絨的背心，以及大衣與鞋子，這樣有時你便會發現竟在你自己床上挨了兩個月之久。可是，當春天來臨時，它却帶來了綠草與紅花，它的溫暖，醉人的微風，草原的氣息，激起你心中一種模糊的永無休止的而且難以解釋的感情。但沒有人向你說：「提防愛情！它隱匿於各處，在每個人角落裏等待着。它已經佈下了陷阱；它的武器已經磨銳；總之，它一切的詭計已經為你預備好；提防愛情！提防！它比寒冷，支氣管炎以及肺炎等更危險。它不會寬恕你，它只會使我們幹出不可挽回的傻事！」是的，先生，我告訴你，政府應該每年在牆壁上貼上大張的佈告：「春天又降臨人間了，法國的市民，提防愛情。」正如有人要人家提防未乾的油漆，而在門上貼了一張「油漆未乾」的紙條似的。然而，政府却忽略了這點，現在讓我親自對你說：「提防愛情，它將突然降臨你的身上。我得警告你，正如在俄國，有人要警告過路的陌生者他的鼻子將被風雪侵襲一樣。」

對於這意外相逢的客人我感到驚奇，我故意裝出一副莊嚴的神氣回答說：

『我好像覺得，你干涉了與你無關的事情』

他顯示一種反對的姿態說道：

『哦，我親愛的先生，如果當我看見一個人將溺死時，我是否應該坐視不救呢？讓我告訴你，我本身的故事，那麼你便會明白，為什麼我要這樣冒昧的向你說這樣的話了，這是去年的事情，那時我是海軍部裏的一名書記，部裏的司令官，也就是我們的上峯，他們用金條當委任狀，好像對待普通的水手一般地看待我們，雖然我們同樣是公務員。呵，如果所有的

上峯都是平民——我的話離題太遠了。從我的辦公室窗口望出去，我看見一片明朗的藍天，一羣燕子在空中翱翔，這使我感覺到，它們彷彿是在我的書架中間飛舞。我渴求自由的慾望達於頂點，於是我鼓起勇氣去找我自己特請的車夫。他是一個性子乖張的小惡魔，脾氣很暴躁。我說我身體不舒服，他注視着我的臉孔說道：

『我不相信你的話。你當然可以去。但是如果一間辦公室裏所有的書記都像你這樣的話，你想還能辦事嗎？』

『於是我只好自己向塞納河走去。當天的天氣正好像今天的一樣，我乘了汽船到聖克勞去。』

『我親愛的先生，我的上峯如果拒絕我請假，將如何是好？但我的整個性情却好像在陽光中擴展。我幾乎愛每件東西，汽船、河流、樹林、屋宇，甚至我的鄰居。我想擁抱一些東西，不論是什麼。愛情為我設下了陷阱。船到特羅開特拉時，一個少女上船來，坐在我的對面，手裏挽着一個小包裏，她確實很漂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為什麼竟有這麼多標緻的女人在初春美好的天氣中出現於一個男子的面前？她有一般執拗的魅力，某種特別的秘密。看着她便好像有一種吃了乳酪之後葡萄酒的滋味。』

『我望着她，她也看着我——而且從不間斷地，就像剛才你所遇見的一樣。最後，我覺得我們的交換眼光已經足以打開話匣子了。我於是向她說話，她回答。她的魅力使我陶醉。』

『在聖克勞，她離開汽船，她要在那裏遞送那個包裹——我跟着她，當她完成任务回來時，汽船已經開走了。我在她身旁走着；我們嘆氣，兩人都陶醉於甜密的空氣中。』

『在森林中該是快樂的呵。』我說。

『是的！』她附和着。

『我們一同到森林中散步好麼？』

『從她的睫毛底下，她偷偷地向我瞥了一眼，彷彿在估量我似的，她遲疑了一會兒才答應。我們於是雙雙對對地在森林中漫步。在那透明的嫩葉底下，厚厚的綠草，顯得異常活潑。陽光在上面閃耀，昆蟲在土面攀爬，它們也正在忙着搞戀愛呢！鳥兒在各處灌木叢中歌唱。我的女伴突然間開始跳躍奔跑起來，被新鮮的空氣與大地的氣息所陶醉。我也跟隨着也背後奔跑歡躍，姿態同樣的古怪。有時人們是會使自己愚蠢的啊！』

『她高興得發狂，高唱許多短歌。這些莫士地的歌曲，充滿了歌劇的氣氛。呵，莫士地的歌曲！當時我彷彿覺得它們是一些優美的詩篇！它們使我感動得幾乎流下了眼淚。那是一種令人迷醉的污物！我從來未曾帶過少女到鄉下來，尤其那些愛唱莫士地歌曲的少女。』

『她終於疲倦了。她坐在河邊休息，我坐在她腳邊，握着她的纖手。她的手上佈滿了釘刺的傷痕。這些傷痕滾進我的心房。』

『這些傷痕，』我自語道：『便是勞動的聖蹟。』

『我親愛的先生，你能否知道這些勞動聖蹟的真正意義？它們是代表工廠的謠言，庸俗的私語，充滿淫蕩故事的污穢的心靈，愚昧的言論，生命的卑鄙的運用，下層社會的婦女之不可避免的狹窄心腸。但在手上具有那些勞動聖蹟的人們却是表示清高與神聖！』

『我們互相瞪着彼此的眼睛。』

『呵，那些女人的眼睛！牠們該有多麼大的魔力，牠們引誘與迷惑你，控制與征服你！』

在牠的深處彷彿充滿了無限的諾言！當看遠彼此的靈魂時，便會明白這一切。朋友，這只是荒唐與狂妄！如果一個人能透視靈魂的話，那麼他的行為便會更加的謹慎了！

『讓我縮短這篇故事的敘述吧。當時，瘋狂佔據了我的心靈，我失去了理智，於是我想用手去擁抱她。』

『放手！』她叫道。

『我向她的腳部撲去，把幽閉在我心中的感情，全部傾注了出來。她對於我態度的轉變感到驚奇。她斜視着我，彷彿說：

『原來你竟是這一類傻瓜。很好，我的朋友，我們等着瞧吧！』

『在愛情中，我們男人是純潔無辜的顧客，而女子却是頭腦清醒的店員。我願意跟她在一起做我喜歡做的事情。後來我才發覺我的愚蠢。我所爭取的是一種非物質的極微妙的，而且是理想的愛情。當我想獲得牠的本質時，我便追求牠的影子。』

『當她厭倦了我的抗議時，她立起身來，於是我們回到聖克勞去。我們從未分離，一直到我們抵達巴黎為止。到巴黎之後她好像很悲傷，我因此便詢問她難過的原因。』

『我正想着人生像這樣的日子竟這麼稀少！』她回答

『我的心被感情所激動着。』

『我們又在第二個星期日見面，甚至於以後的每一個星期日，我便帶着她到波茲維爾，聖哲曼，曼生來菲特，波意斯，甚至於域外的情侶所常到的每一個聖地。這小魯莽的女子，繼續陪伴着我，假裝對我親密。我幾乎完全失去了理智，三個月之後我和她結婚。』

『先生，我問你，一個沒有家庭可以勸告他的單身漢的書記，應該怎麼辦呢？有人也許』

舊影 (外一章)

竹火

無波光的心井，
再難激起
雨後般的蛙鳴……
僅伴着碧空裏的流雲，
寂然自憐
春酒醒後的舊影。

無題

飄忽的白雲呵
何需依戀
黃昏裏的彩霞
為你染上
金黃的仙裳

最深刻的印象 —— 旅行心影之一

守真

旅行，使我對地方上多了一層認識，
也使我間接地認識了香港，祖國。

憧憬已久的畢業班北馬旅行，算是過去了。可是鑒於「時乎不再來」之故，此次的旅行，至今仍使我眷戀不已，同時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記得我畢業初中時，也曾經作過一次中南馬旅行，只是為期不久，而且所抱態度不同因此，上次旅行的印象，幾乎在我腦海中泯滅了。

這次的旅行可就不同，由於上次已嘗過走馬看花，一無所得的經驗，這次所抱態度便非常認真了。我深覺得旅行的目的不單是遊玩和漫不經心的參觀。其實最重要的是隨時隨地認真地觀察，觀察得周詳，自然便有所得，否則，浪費時間金錢，旅行何用呢？有一部分同學，把時間金錢浪費得令人惋惜，譬如在旅途中，不是說七道八便是睡覺，參觀的時候，又滿口怨言，不是說地方平凡便是喊熱嫌悶……因此原定參觀的好幾處地方都取消了。當然這是全體的損失，而一班人都樂得自由自在，多睡幾個鐘頭，心滿意足了。我想這樣的旅行莫非是趁興，或是把旅行的意義也忘了？

旅行所到地方多處，計有馬六甲、芙蓉、吉隆坡、怡保、金保、太平、檳城、金馬崙等處，各地均有它們的特色，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當推金馬崙與檳城了。

金馬崙是一處景色好物產豐的高原，海拔五千餘公尺，上下山的公路僅一條，蜿蜒崎嶇，險峻非常，沿途而上，氣候變化倏忽，由熱而溫，由溫而涼，而漸冷，終於達到很冷的地步，最冷時約在華氏五十度左右，這便是全馬氣候最特色的一處地方。由於氣候冷，農作物

也異於別地，產量最豐的是茶，蔬菜中以包菜，菠菜，同(草頭)為居多，當地人以務農為主，性情純樸可親。可惜因交通不便，居民少，教育顯見落後。若當地政府能重視其地理特色，大事開闢移民，則它不難成為全馬最佳的城市之一，以後，若把南大設立於此，真是再適合也沒有了。

檳城這島嶼，有山有水，有名勝，有古蹟，郊外既有鄉村幽靜的風味，喬治城裏又有大都市繁榮的氣概，把一路去各城市的特色都包括在內了。因此它可稱為馬來亞各地的一個縮影。旅行中所到各地，畢竟它們的特點並不是多方面兼具的；即使蘇坡也不能例外，而檳城却包羅了一切。譬如蘇坡有美麗的蘇河，却没有山來陪襯；馬六甲有水有山有古蹟，却没有檳城那麼美麗的建築物；吉隆坡工廠多，建築物也宏偉，又可惜離海太遠；怡保雖有高山如美麗的街道，却嫌近打河太不夠壯觀。其他如金馬崙的氣候，與檳城昇旗山上的相類似；說到星洲，巴生的港口，檳城有之；各地教育普遍，檳城更甚；物產方面，檳城除了礦產稍缺之外其餘如樹膠、椰子、五穀、魚產等都具備了，農產中的豈窳與丁香，尤其名聞全馬，成為該地的特產物。

名勝中一極樂寺，蛇廟，佛學院，升旗山，植物園等的特色，都是別的地方難得見到的。還有繞全島一周的公路，凡四十餘哩，其驚險曲折之處，也是令人驚奇的。領隊先生說：檳城有點酷似香港，可見到遊檳城的價值了。但他又說：香港遠不如祖國的美麗與偉大，這自然不能比了。由此次的旅行中，使我對地方上多了一層認識，也使我間接地認識了香港，祖國。足見旅行對於人生的助益與價值的偉大，怎教人不旅行呢？

燈之女——奈丁格爾小姐

甦醒譯

這是一位小女孩自願長大後與病人為友的故事。懷着一顆體恤的心，她切望能為病人服務。年幼之時，她慣以洋娃娃做病人而照顧他。有一次，她的狗受了傷，她便很細心地替他包紮，宛如一位醫生。

可是當她長大而向其家長表明心願的時候，她遭到拒絕。那時候，並沒有如現在正規的女護士，而一切看護的工作，都由一些貧窮粗老且毫無受訓的婦女來擔任。當然，她們不懂得使病人保持清潔與舒服。

佛羅蘭斯·奈丁格爾小姐的父母親，都是有錢的人，並且尚未聽到富裕人家的年青女孩，幹過這種工作，他們無疑地只希望她能享受自由快樂的生活。她儘可與爸爸騎着馬兒，或與媽媽乘坐馬車，到倫敦，到巴黎，到意大利去娛樂消遣。

雖然她誠心地渴望着這有利于病人的職業，她還得等待着許多年。最後，她的家長總算答應她到德國的一間護士院，去學習三個月的的工作，而後歸來成為倫敦一所護士院的首腦。翌年，不幸在黑海俄屬邊岸，英國與俄國相抗之克里米戰事爆發。

時正嚴冬，許多英國的軍隊死于寒冷飢餓之侵襲，及衣服營帳之缺乏。對於那些醫院中的傷兵的處理，那是更糟。奈丁格爾小姐聽到這消息時，真替被遺棄的傷兵感到悲傷和驚恐。

幸虧，她的良友雪梨赫栢特先生，雖經過好多困難終於能離去其戰事任務，替她設法處理關於傷兵的問題。她的曾任過護士工作的叔母，及三十七位

女士，都樂意隨她到克里米為病人服務。奈丁格爾小姐懂得自己帶去些膏藥，崩（旁絲）帶，因為她不信該醫院有良好醫藥設備的傳聞。

當她抵達土耳其城市斯庫台里（君士坦丁堡對岸）的時候，她發覺那容有三哩長病床的宏大醫院，擁擠着病人，幾乎兩床間不能通人的地板骯髒且破舊得不堪洗刷。房屋也無通風的地方，而唯一的光線乃來自瓶裡的燭光。被單又是那樣地粗糙使人不能入睡。沒有面盆，浴中、肥皂與剪刀的設備，並且也沒有足夠的床鋪，崩（絲旁）帶，刀又，湯匙，以供分配。院中，也得不到熱水以清洗病人的衣服。

幸運的事乃是時代報館的戰事通訊員送來了一批給軍人的義款。這的確使她能替病人買來所需要的東西。首先，她租了一所土耳其式的大房子，雇用婦人來洗刷病人的被單與面巾。以後她親自視察食物的蒸煮，並且，由英國購置酒，果醬，及其他適合病人的食物。

當病人能夠離床的時候，却没有衣服好讓他們穿，

因為其破爛污穢的衣服，已在他們入院時被燒去了。所以她又替他們買來衣和靴。

病人們都敬仰他們仁慈的護士。在從前，他們可說是處於悲慘痛苦之中，如今却有了溫柔可愛的護士之照顧。當她手握着燈兒從床邊經過的時候，他們就覺得她好像是一位親切的善良的天使並尊稱她「燈之女」。曾經有一位傷兵在他的家信中如此寫着：能夠看着她走過，真是一件快樂的事。我們人數極多，為了時間上之不可能，她只能與少數交談，或打一個招呼而已，但當我們能吻着她的影子的時候，我們也就很滿意地躺着。

戰爭往往是殘忍恐怖的，但是，為了有奈丁格爾小姐之堅定意志與自我犧牲的精神，我們的軍隊，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中，才可享受一切施于傷兵的照顧。

童話

控訴

我也摸好我底的一的就得自己伴差的於，長的一又踮見的一。渺但泥，來，眼，看，我，奮，來，已才了。我護人，靜，候，危，來，及，人，了，我，痛，那，插，自一沒。賜要造，你個的是知藏來枝身呀現安伙感是了心的創，請一神正我躲也那居忍表去傢我，要慈悲意又，作，養，這，快，避，那，殘，所，上，的，我，的，底，是為類帝類在，聲，趕，壓，下，的，的，時，走，情，來，蚯，家的底是為類帝類在，聲，趕，壓，下，的，的，時，走，情，來，做的界你手因屈上同正報响居要底我麼扎想無回叫我世，似；底，的為我警底那單片在多揮我那了字是這帝，的，我悲與當底，的，我，的，就，碎，插，是，上，，，縮，回，底泥存！色好推，啊！形，天，一，細，我，的，塊，這，邊，碎，可，腳，我，同，想，的，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但，是，他，們，，，動無一樣是家，啊！情，一，似，一，細，我，的，塊，這，邊，碎，可，腳，我，同，想，的，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但，是，他，們，，，物無一樣是家，啊！情，一，似，一，細，我，的，塊，這，邊，碎，可，腳，我，同，想，的，人，類，自，稱，為，萬，物，之，靈，，，但，是，他，們，，，

論毀謗

守真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可見在生存競爭的世界上，一個人若與人無爭，便有漸被淘汰的危險。與人無爭的人，除非是自廢，其他都是自作自受的。為什麼呢？因為「沒有耕耘，便沒有收穫，」這是真理。在繁複的社會裡，一個人要有所獲，便得自己先下一番苦功，否則，天下那有多少便宜事，豈有不勞而獲之理！

正因為有人作不勞而獲的妄想，許多惡毒的手段就此產生了。「毀謗」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產物；所謂「毀謗」就是用言語或文字去破壞或陷害他人的意思。用意既在破壞或陷害，可見設計毀謗者居心惡毒之一斑，同時也表現出他的低能與缺乏修養。

不要以為毀謗他人，對自己會有好處，其實，這是最儂而幼稚的舉動，因為毀謗他人，必定要說出許多壞話；而且話說得越毒越容易達到目的。可是，說壞話的態度是不同於平常的；因此你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不順眼；第二人家會覺得你小氣；第三會從你的壞話中感覺到你的人格卑鄙，至少不見得較被毀謗者高明了多少；第四用以毀謗人的壞話，多數是捏造的，實情不被發覺則已，一旦真相畢露，不但會鬧禍，自己的人格也因而掃地，這種害人自害的勾當，何苦來呢？

然而，却有一班人特別喜歡毀謗他人，滿以為把人家壓得越依，便越能顯出自己的本領，實際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人家一看便會明白那是出於妒忌，而妒忌無非是因自己的條件比不上人家，這才出此下流手段的。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倘若能自我加緊努力去向別人看齊，則妒忌倒是一種美德，否則，一味貪懶，只顧毀謗己所不及的，而忽略自求上進的志氣，這樣放肆的結果，除了顯示自己的腐敗退化與「阿Q」精神外，還有什麼利益可圖呢？

大凡喜歡毀謗人的，都具有一貫的小人作風，因為他生就一付賤骨頭，一向小氣，貪懶、善妒、不重實際而且低能，因而他們成功的希望很少，似乎自甘作一輩子的庸人。應付這種人，應該痛快地給個不理米（自旁）的教訓為妙。要不然，當他需要你時，還會厚着臉皮對你假為善，狡猾地利用你，你既上當，他也無法醒悟與悔改。

總之，毀謗的行為是卑鄙可耻的。一個正人君子，有骨氣的人所應作的事情是善意的批評與奉勸，而不是惡意的毀謗。喜歡毀謗勾當的人，將是大眾的公敵，「共大非訾」的敗類，也是應被淘汰的分子！

芙蓉雜記

遊客

芙蓉雖是個小地方，但因附近有個聞名遐邇的渡德中，以及市郊有個幽美的皇家山而出名。在數月前我曾去過皇家山，不過只是坐在「巴士」上環繞幾圈，走馬看花的未及觀賞她的風韻，頗為惋惜。如今舊地重遊，真是別有風味。是日早晨，我們數人騎着鐵馬——即車——踏入皇家山，平時我們坐車，很少有道路高低之感覺；今晨却感覺到異樣，有些路是非出盡氣力走不動的，有些路是向下斜，走起來毫不費力。這正好像是「人生之路」，某時期是須要努力，勇敢，奮鬥；但在另一個時期即可休息，換口氣，養精蓄銳的以備再振作精神，作另一度的前進，奮鬥。山上有一片廣闊的綠茵，中間低陷處是一泓湖水，湖水雖不十分澄清明潔，却也構成了一幅極其優美的圖畫，供遊客們盡情的欣賞，遊玩，讚頌。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些五色繽紛，嬌艷欲滴的鮮花。曾經聽人說，觀花或採花最好是在早晨。今晨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盡心所欲的觀看。看吧！羣花爭妍奪麗，它們似乎很歡迎我們的光臨呢！它們迎着晨風頻頻含笑，向我們點頭，盡量的吐露芬芳，像宮宮裏的群妃，嬌媚百態，欲得皇上的歡心般。

我們另外一個遊處是××廟。該廟是在離市不遠的小山頂上，要上廟有二條小路：一條全是石階的，寬闊共有百多級；另一條是抄小各繞山前進，至中途便與前路的石階相連。我們是擇後者，走起來也較有趣些。但到達石階處，已感疲倦了，為了欲達到目的，只好鼓起勇氣拾級而上，一步一步的換到廟門口。廟宇顯得很陳舊，好幾處已破壞不堪，廟裏的人對我們說：「這個廟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在廟的前庭歇了一會，才進內遊覽。其中安放著菩薩及香爐，大概是信佛者常到此地燒香，全室已被薰得漆黑黑的，陰暗得很，令人好不難受。室之右，似乎是個小院子，再次是座一涼台，在台上舉目向下四周遙望，芙蓉市場只不過是像小木塊積成的，行人只有洋娃娃那麼大，十分有趣。當我們將出廟時，廟中的一位白鬚鬚的老僧以粵語告訴我們說：「菩薩很靈啊！本坡×××來求，中了馬票。我們心裏想，這不過是某人的好運道而已，若是芙蓉全市人來求，每個人都能中馬票的話，豈不是大家都成為富翁麼？」

「芙蓉」這詩樣的名字，畫般的風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嫩芽月刊新年號

燦爛之花出自嫩芽

李正誠
李文地
李清峯
李振盛
李金雲
李金榜

李樹銘
林成材
林健華
林金水
林景華
林廷衡
林義如

林玉梅
林舜珍
莊啟溢
君啟如
胡文昌
甘思明
郭瑞福

羅文炳
邱志強
吳芳俊
侯亨釗
蔡立芝
蘇國強
劉敏偉

王秀娟
高文華
陳炳坤
陳國忠
張福桃
張雲南
梁國章

賀 全

慶成書局

麻坡三馬路門牌一八號

電話：三〇三號

本號經售
文具部冊
運動器具
各式紙料
什誌畫報
兒童玩具
賬部書籍

海燕書局

馬六甲雞場街門牌二十七號

Hai Yun Book Store

No. 72, Jonker Street,
MALACCA.

歡迎
長期
訂戶
優待
學生
界。

同興牌業

馬六甲雞場街門牌二十號

WAY LIN HOK

電話：一〇五七號

阮仁福

| | | | | | | | | |
|------|------|------|------|------|------|------|------|------|
| 精造美術 | 銅種招牌 | 銅牌車牌 | 空心字版 | 化學膠片 | 社團襟章 | 凹凸字模 | 商業廣告 | 畫壁廣告 |
|------|------|------|------|------|------|------|------|------|

TON HIN SIGNCRAFTS

No. 12. Jonker Street, Malacca.

TEL: No. 1057

大華書局

馬六甲瓜哇連門牌三十號

Tai Wah Book Store

No. 13, JAVA LANE

MALACCA.

本號專營
學校課本
文具用品
書籍雜誌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

新光攝影器材公司

◊ 商發批料材影攝達柯 ◊

沈思正

馬六甲新門牌二十二號

電話：七五三

NEW LIGHT PHOTO Co.

22. Wolferstan Road,

MALACCA.

鑽石電版公司

馬六甲荷蘭街門牌四十五號

精製 銅鋅 電版 商標 色版 社團 襟章 電影 幻燈 金屬 招牌 各種 凹凸 銅印 諸君 惠顧 無任 歡迎

CHOON SING ENGRAVING CO.

Expert Makers of all Kinds of Colours Line & Halftone Blocks, Schools & Clubs Badges, Lantern Slides, Seal & Brass Signboards.

45, Heeren Street,

MALACCA.

藝華印刷公司

號三十六牌門街墘海坡麻

號二一二：話電

| | | | | | | | |
|--|---|--|---|--|---|--|---|
| | 美 | | 單 | | 巫 | | 承 |
| | 術 | | 簿 | | 印 | | 印 |
| | 商 | | 書 | | 文 | | 中 |
| | 標 | | 籍 | | 件 | | 西 |

Agai Wah Printing Co.

No. 63, Javan Mahasani

Muar. Tel: 212.

大 中 書 局

號八十牌門口街新甲六馬

五五〇一：話電

本號經營
學校課本
兒童簿冊
各種圖書
文具用品
價格廉宜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

Tai Chong Book Store

No. 18, Java Lane, Malacca.

TEL: No. 1055

二第箱信 春隆陳 號八二三話電

號二十六汝于光甘甲六馬

TAN LEONG CHOON

Kampong Hulu, Malacca. Tel: 328. P.O. Box No. 2.

電報掛號 "COMPASS"
Telegram:



各坡雜貨店
均有代售

象標雪文
質堅味香
洗滌衣服
保持色彩
永麗久

◆ 用採界各迎歡 ◆

金 石 美 術 廣 告 社

忠 秉 賴

號四十五街場鷄甲六馬

GOLDEN STONE

ART STUDIO

Lai Pin Chong

No. 54, Jonker Street,

MALACCA

恭賀新禧

林騰雲影社

號七〇一牌門路馬二坡麻

號一六四話電

陳建生木器

號四十三牌門街絲絲坡麻

| | | | | | | | |
|---|---|---|---|---|---|---|---|
| 無 | 諸 | 兼 | 學 | 唐 | 裝 | 西 | 專 |
| 任 | 君 | 理 | 校 | 洋 | 修 | 式 | 造 |
| 歡 | 光 | 油 | 用 | 貨 | 門 | 傢 | |
| 迎 | 顧 | 漆 | 具 | 櫃 | 面 | 私 | |

榮順印務局

號一十四牌門路馬二坡麻

| | | | | |
|---|---|---|---|---|
| 圖 | 製 | 文 | 印 | 本 |
| 章 | 樹 | 件 | 中 | 統 |
| · | 膠 | 精 | 西 | 承 |

WENG SOON PRESS

No. 41, Javan Abdullah,

Muar.

寄小讀者

小朋友們：

新年到了，恭祝大家新年進步。新年到了，一切都新，大家都喜歡新。我也來說幾句新的話。

第一句新話，就是「這塊園地要重新翻土了！——請各位小朋友注意，看翻土後這園地要怎樣下種，要種些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這塊園地是在本刊第二期開闢出來的。為什麼要開闢這園地呢？當時這園地的編者說：「為了適應小全學的需求，本期起，特闢『小園地』，讓小全學也有練習寫作的機會。」

可是，自從本刊由油印本改為鉛印本以後，就有了小小的改變，那便是把選文的水準略略提高些。以文字淺白流利，題材清新，不要人家說我也說，不拖泥帶水為標準。

這樣一來，就有許多小朋友告訴我們說：小園地水準太高了，有些看了不容易明白，要求我們改回過去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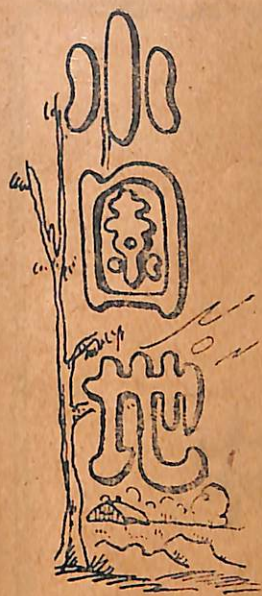
我說過新年到了，一切都新。我們就決定把過去告一段落，從現在起小園地要換了新的面目，新的作風。也就是把水準降低一點，可以接納小朋友們的作品，好讓小朋友們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朋友，來吧，來耕耘這「小園地」吧！

還有，朋友們今後對於這小園地有什麼寶貴的意见，希望多多貢獻，我們是樂於採納的。

謝謝各位

一月一日 編者



思鄉

知港翠英葉冠永

深夜。

四周寂靜得很，整個宇宙彷彿死的一般。這時我正在翻看一本相簿，忽然，一張五寸大的風景照片映入眼簾，我仔細地看著，愈看愈覺得熟悉，「啊！這不是我的家鄉嗎？」我不由大叫起來，腦海裡忽然想起我的家鄉來。

我的家鄉是在廣東省麻蔗背，家前有一個池塘，裡頭有着很多魚，池邊種着各色的草木，樹木的底下設有四方形的石凳（木旁），這是工餘休息的好地方，家的左右種有桃樹各二株，樹的中間有鞦韆架和各種遊戲器具，每逢假日，我便邀表弟到那兒玩耍。

家的背後有一座小山。每當夕陽西墜時，便有許多小孩子，各人拿着木棍在那裡玩打仗的遊戲，「吉吉略略」地，你打來，我打去，很是快樂。

然而，可怕的戰爭爆發了，日本鬼子佔了我的家，爸媽便帶我逃到南洋來。此後我便和可愛的家鄉分離了。

離開家鄉已有七年了，整整的七年裡，一點音訊也沒有，不知那些草木，池塘，桃樹……現在怎樣了？

我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一位朋友的來信說：「你的家鄉還和從前一樣呢！」

測驗小景

學習

「當當！當當！」（口旁）「嘹亮的上課鐘聲響了，大家魚貫似的走進教室。坐定之後，便拿出書本來預備上課。」

「咯！咯……」一陣皮鞋着地聲。接着，林先生進來了。

「起立！行禮！坐下！」

上課三部曲完畢。林先生從袋中抽出一張紙條，對大家說：「今天臨時測驗，用一張紙……」這句話說出來，大家都給嚇了一大跳，好像大難臨頭似的。級長便站起來說：「先生，您沒有預先聲明，我們怎能懂得……」

「是阿！先生，改天測驗吧……」大家都附和着。

「靜靜！」林先生生氣地說：「呱呱叫幹什麼！拿出紙來做安靜點……」

大家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拿出紙來做。

林先生剛出完題目，聲音又起：「生啊！太難了……」

「真的，出容易點……」於是大家也附和着「先生啊！請您大發慈悲吧……」

可是，先生像是沒聽見似的，依然很悠閒地坐在一旁。大家沒奈何只好搔着頭皮動腦筋了。

「當！當（口旁）……」下課鐘響了，却仍未見有人交卷。先生有點急了，忙道：「快拿來交，不用再做了，不懂還不是這個樣子。」

大家只得把測驗的紙張交了上去，却互報以苦笑。

放風箏

天氣晴爽的時候，在蔚藍的天空中，便會出現了一片一片白色的，粉紅色的，蛋黃色的，翠綠色的東西，毫無顧忌的在廣泛的天空中飄盪着，浮沉着。瞧！它們是那樣的自在，那樣的輕佻。我彷彿記得我在什麼時候也曾放過，也許是距離現在已很久的事了：我這樣想。

於是，我跌入回憶的深淵裏……

在朋友當中，我是較小的一個，不會放風箏，同時也沒得放，所以往往昂着頭望天，手指腳畫的跟着那些在放風箏的小孩子們叫嚷着。每天，每天，我渴望着能得到一隻風箏，後來，這個希望終於實現了：我將每天媽媽給的點心錢，節省下來，於是積少成多，我便也有能力購買風箏了。

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我懷着高興的心情，邀了同伴們到空地上放風箏。

『怎麼！你也有一隻？』明明輕蔑瞥了我一眼。

『我為什麼不能有？』我對於明明這種感氣凌人的態度，深深地感到不滿，所以也忿忿地回他一句。

我拉着風箏(竹頭)的線，仰着頭望天，兩眼直釘着我那葉子似的風箏(竹頭)在空中飄蕩，心中的快樂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忽然！不知從何處起了一陣狂風，我趕緊收起風箏(竹頭)的線，誰知一不小心竟把風箏(竹頭)纏繞在電線桿上了。接着，大雨竟傾盆而下。但我仍拚命的拉着風箏(竹頭)的線，不肯放手。最後「卜」的一聲，線斷了，但風箏(竹頭)仍在電線桿上。

大雨過後，我抬起頭望着電線桿上的風箏(竹頭)時，祇見它已被雨打得只剩下一副殘骸。我望望天，看看地，眼淚不禁奪眶而出：為了一隻風箏(竹頭)，我整整地哭了三日三夜，但却不敢讓母親知道。

現在，那天空中浮沉着的風箏(竹頭)，常逗起我兒時的回憶，但却連帶使我想到兒時的幼稚。無知。於是，我不禁也覺得自己幼稚得好笑了。……

·冰雲·

百字票

吉打橋嶺
新村學校
五年志宏

百字票！百字票！
許多人為了你；

把涓涓血汗換來的結晶——錢
孤注一擲地送掉了。

更有些人為了你；

典押飾物，賣兒鬻女，
弄到家破人亡，

你——

是社會的魔鬼！

憶老師

何寶珍

在一個沒有月的晚上，天上只有幾顆稀疏的星星在閃着冷眼。

我站在窗前，凝視着它們；漸漸地眼前出現了一個人；一對烏溜溜的眸子，高直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和藹的臉上，掛着無邪的笑容。

這是我二年前的級任老師，也是大姐最要好的朋友。她待我，就像大姐對待我一樣。上課時，她從來不拿教鞭；但有時候我們太頑皮了，不聽她的勸告，她就會對我們說：『你們是不是牛，要我拿藤鞭來打，才肯聽話？大家都知道，要做個好學生，就應該聽從老師……』

『果然每次她這話一說大家就靜了；每位同學都是靜靜的聽她講解；尤其是我，比任同學更想學乖；每次她給我的問題，我都能夠很好的答覆。因而她也特別疼我，常在課餘之暇，牽着我的手，像母親一樣地帶我到郊外去散步，並且常常鼓勵我，讀書要認真，千萬不可偷懶。而我得到她的鼓勵後也加倍地用功，所以每次考試的成績都相當好。

是暑假裏的一個晚上。我閒着無事便在房裏看書，忽見她來探訪，不禁使我高興得跳將起來；但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笑容可掬地拉着我的小手親吻了；她的臉孔變得憂傷，眼角似乎包含着無數顆晶瑩的淚珠。她柔弱地撫摸我的頭髮，許久許久才說出這麼的一句話來：『寶珍，今晚我是來與你告別的，我……』啊，這句話是說得多麼哀呀！我不等她說下去，就撲到她的懷裡，很傷心的抽咽着；問道：『先生，您真的要離開我們嗎？』

『是的，寶珍，這也沒辦法；家裏來信，說我媽媽病得危急，無論如何都得回來去一趟！……其實，我又何嘗忍心離開你們？……』

『那麼，先生，您幾時可以回校呢？』

『我想，這很快吧，只要我媽媽癒了就可回校。但……這也很難說，也許要說待一年後才能回來……』

啊！一年！這是多麼漫長的日子啊！教我如何等待？

她又對我說：『寶珍，我會回來的，你不要為我的離去而傷心！我去了，你更要利用功讀書，尤其要聽老師們的話，知道嗎？』

她就這樣的和我分別了。如今，已經是兩年了，可是她的音訊却一點也沒有，我無時無刻的在盼望着……

在夜裡，我常常想起她，祝福她……

明日火星球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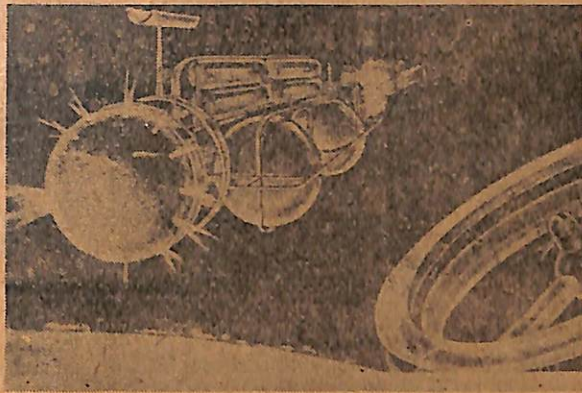
譯自 (Los Angeles Examiner 14-9-1953.)

國章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期間，發明原子彈之後，人類首次踏進了原子科學時代，現在有些科學家，已利用原子動力來造福人類，更有原子火箭的發明，以備將來能旅行月球或火星球。但是，高速度的空間火箭船，需要有空置添置燃料站，始能旅行到達火星球，如今經科學家多年的探討和研究，已經完成一項計劃，將來人類可能到達火星球旅行。一艘空間火箭船，將首次由地球射出，至離地面一〇〇〇哩以外的高空，而繼續飛航至火星球，全程為五〇〇〇〇哩。

但是，在離地面一〇〇〇哩的時候，是最艱鉅的航行，在此艱鉅惡劣氣候難題之下，由科學家不斷研究之下，使人類如何能在空間補給燃料，而衝過此艱鉅惡劣氣候，以脫離地心吸力，那時將離地面一〇七五哩以外，但是受地心吸力的影響，須以時速一八五四〇哩的速度，始能衝出地心吸力的範圍，而自由地向天體軌道航行；這時候，每二小時可以環繞地球一週，這時在高空上的人則可以看見地球如一個小小月亮，該處將有人造空間站，而集合十艘火箭空間渡船，添置高速度燃料，由空間站續航至火星球；空間站同時修理火箭船在衝出地心吸力時，所受的一切損壞。

科學家製造空間站有兩項途徑，其一簡便方法是：集合各火箭船在無磁力空中，組織而成，而且可以供給燃料于旅行火星球的火箭船，更可開闢地球與火星球的航線，並可供工人在站內工作之便利。



圖示：三級近推進器之火箭船抵空間站
 如下右角如車輪者，乃人造空間站。

另外一途徑是：更野心，更艱鉅地，在宇宙之間構造更堅固的空間站，由地球帶出更多之原料和物質，予人類用作倉庫根據地，以便製造火箭船，更可利用往火星球旅行的船隻，船隻更應免受磁吸力磨擦之危險。因為離地面一零零哩以上的空間，已是脫離地心吸力，雖然減低航行速度，亦不致有如壓氣；磁吸力，及其他惡劣氣候之感覺，在無磁吸力的空中，人類及各物將失去重量，且飄浮地失去掙扎力，由空間站供給特製衣服及養氣，始減少困難而齊集空間火箭船，由預設的設備載上空置渡船內，若取未經特製的原料及物質至空間站是非常困難的，為甚麼火箭船或空間渡船不直接由地面航抵火星球而不必經過空間站呢？因為地心吸力非常之強，把整個地球封閉，除非有極龐大的火箭推進器，及無限量的燃料，否

則，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科學家計劃以巨大速度的火箭船，以代替在空中的空間渡船，其火箭船之效力有如空間渡船之能在地球邊緣停駐，它將裝載空間渡船所有的特殊設備；化學燃料，以供由一星球至另一星球之飛行；無數頓的養氣，糧食，水及日常必需品，醫藥品，內陸船隻，火箭……等，在火星球內陸降落；無線電設備，貨車及其他各物，必須購備足夠二年又八個月長時間之用，以作一次至火星球來回的消耗。

運載各樣必需品至離開地心吸力的空間，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以九百五十艘火箭空間渡船，分期飛行，以八個月之時間始能完成運載各樣必需品至空間站的工作。

各火箭渡船必須有三節噴射推進器，每節推進器皆在每個推進器之上，成三級形，假使你是駕駛員的話，則你可能感覺或受到各種之動作如左：

你將爬上最上一層之內，其情形恰似「炮鼓」一樣而將特備的皮帶自縛着，那時將發出恐怖的巨響，發自最下一層之推進器，此時第一層個推進器正在着火燒——繼以巨大的速度向上推進。在八十四秒鐘內，增加最大速度飛行，由靜止增至每小時五二五六哩。

若是仍感覺到第一節推進器還在震動——此是第一節推進器已經完成任務地——其空油桶將脫離向地面跌落，甚至廿五哩以下。

然後第二節推進器將着火燃燒——在兩分及四秒鐘內，將增加巨大速度向上推進，你在

雨夜

謙作

夜底漆黑的翅子展蓋了整個大地。

X市在淒慘的風雨交織中，風吹起了尖銳的長調子，窗子、門戶碰碰地響着；無情的雨傾盆似地隨着厲風斜瀉着。偶而閃了一道雷光，隨着傳來一陣連續不斷的雷聲。

——沒有星的閃爍，沒有月的麗影；只見那沈重的天空。簷棟間流着淚也似的雨，想着這風雨及昏黑的、被恐怖包圍着的夜晚，頓時，意念便改變了，發出一種淒涼可怕的感覺。

這時，H街最末端的一間單層的店，一個狹小的房裡，有位青年從牆的這一角踰到那一角，面色沈鬱而慘白，他忽然望了一下窗外，臉色更是可怕了。不久，他推開了窗，仰首眺望了一會天：灰黯的天底，夾着從遠處吹來的一大片烏雲，這，顯然是雨不會這麼快停了。

他重又懷着不安的情緒坐在一張椅子上。但隨着一種憐憫、追懷、憂愁底形色很快地便透過了他的臉而表現出來。

原來他是從P埠來此店當書記的一位十八歲的青年。他尚有位年邁的母親留在P埠，全靠他供養。在十分鐘前，他忽然接到家中的電話，說他母親病得很危急，要他馬上趕回去。

現在已經是十一點了，但是還有一輛夜班火車將於十二點開往P埠。這青年想：還是明天回吧，這冗長的淫雨是不會停了，明天一早就乘早班八點車去。的確，雨愈來愈大，風也愈緊，外面也就更顯得恐怖起來。世上的一切生物彷彿都瑟縮在這陣雨中。

這青年的不安情緒也更加濃厚了。不安使他改變他的意念！不能，絕對不能！電話裏明明說要在幾個鐘頭內趕回去。又說母親已病入昏迷狀態，他非回去不可。

漸漸地，他沈靜了下來。他的眼發着冷靜的光；無疑地，追憶在他腦中出現了：他追憶着母親如何犧牲了一切，把幸福建築在他的身上。在一個偏僻的鄉下，在苦難，貧窮中把他送進中學肄業，好容易才中學畢業了。又想着母親將無數崇高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現在她老了，倒在床上呻吟，是如何渴望着他回去見一面啊！於是，一種愛——一種從愛中生出的愛——佔據了他整個靈魂——崇高的情緒洩滿了他的心池。他決心回家了，回去希望拯救起他垂死的母親。於是，他穿上了衣服，夾起皮包，在黑幼幼(黑旁)的雨中前進。

風雨交加的夜裏，這懷有一種愛的信心的青年，慢慢地在那煙霧似的路途中消失了……



父親的煩惱

司徒然作

此時將增加速度至每小時一四四〇哩，此時的高度是四十哩。

此推進器，亦是脫出向地面方向跌落，最後一個推進器亦發出巨響而開始動作，它將燃燒七十三秒鐘。此時的高度是六十三哩，速度亦增至每小時一八三六〇哩。

再在數分鐘，你將繼續此速度航行——至高離地面一〇七五哩。你繼以緩和彎曲長方向——在曲度二十度向前推進，向地球緯度飛行。

在地球以外，天球將轉藍色，——深藍，強烈的藍色——結果，成為墨黑色，為星光所洞穿。府(目旁)望以下之地球，恰似一幅巨大的地圖。更可見以下某處已有降落傘把第一節及第二節推進器索回地面。

搜尋隊將出動把它們尋獲，加以整理，而裝在另一艘空間渡船內。

此時你的第三節艙房將受到無空氣之壓迫，而須接受氧氣的供給。

但是此時的高度是在一〇七五哩以上，大略——相反地——須減低速度至每小時一五八四〇哩。

在此速度及此距離，或須間接增加速度，以為衝出地心吸力或電磁力，而完成繞轉地球軌道之航行，若駕駛儀器表計算並不錯誤的話，此時你將到達空間站，在同一軌道之內，不然，那更將保留着(特別調遣應用)之燃料。

現在你在空間站起，尚須航行四九，九〇〇，〇〇哩，你在那時尚有一段路程到達火星球終點，它祇在數小時以內的航行而已。以上種種之逆料，於火星球旅行的計劃，有莫大的關係呢。

組長做不得

· 奏凱 ·

這事悶在心裡頭，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屢想發牢騷來洩掉這悶氣，可是要向誰發呢？同情者當不在話下，若不全情的，非但不可憐你，反而說你是胸懷狹窄，甚至活該。所以它就一直到今天還擱在肚子裡。

這次承蒙編者老爺的賞臉，向我要稿，答應嗎？像我這樣一個思想簡單，學識簡陋的人，又所寫都是流水賬的文章，即使能發表，也未免玷污了人家寶貴的版位，不答應嗎？却又盛情難却，未免太辜負編者老爺的一番好意，所以我只好硬着頭皮，厚着臉地答應下來。

既然跟人家答應了，多少也得寫一些，而我的腦子又是那麼的空虛，絞盡腦汁，索盡枯腸，還是寫不出一點東西來，後來想了大半天，才想到旅行上去，（因為在旅行中有許多東西可寫）一想到旅行，我便聯想到做組長這件事來，這一着，正是我的好機會，一來我這牢騷可有處發了，而且可以發個痛快，以釣消幾個月來的悶氣債，免得鬱成疾，一命嗚呼，那才不值得呢！二來也可以還清編者老爺這筆債，免得「債台高築」而至「宣告破產」。

大家看了前面的題目後，也許會說我這個傢伙的神經有問題，應該給醫生去檢驗檢驗，做組長是伴人家求之不得的事，簡直就是一個指揮官，號令一發，大家都得誠心服從，藉此可以表現身份之高；不然就會說我故意掉弄玄虛，藉以表示我的人格之高尚——不好名利。是嗎？朋友們！若你們是這樣猜測的話，那麼

請原諒我——我只能給你們記上率分了，為什麼呢？請看後面的答案吧：

話說去年八月旅行的時候，為了管理上的方便起見，旅行團決定將全體全學分為四組，每組選一組長員全責，不知是同學們瞎了眼，有意跟我開玩笑，竟選我當組長，像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對於辦事毫無一點經驗，若當起組長來，豈不是太危險了嗎？於是我想要推辭，但又推辭不了，只好冒險地担起這個責任，但願上帝保佑，平安無事，阿門！

在十餘天的旅行中，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大的事，但卻有兩場小風波，使我感到非常遺憾。茲略述於左：

旅行開始的第一天，我們抵達吉隆坡，投宿在咖啡山之培才學校，該校離市區不甚遠，一出口就是中華遊藝場，因此我們均以中華遊藝場為目標。該處雖然在郊外，但馬路縱橫交錯，若走對正路，則不上五分鐘，即可到達中華遊藝場，否則走錯他路，越走越遠，必定會迷路（尤其是我們這羣山芭佬）可憐的我這一組便是走錯路，致使找一個中華遊藝場，找了將近五個鐘頭，大家的脚都走得生水泡，幾至踏破釘鞋無處尋之概，警察仁兄也問過足足有半打以上。有些組員便憤憤有煩言說：「真要命，走了這麼多的冤枉路」。我一時聽了，那無名之火即怒升三丈，便去頂他一句：「這怎能全怪我呢？你道他怎麼說：『不能怪你要怪誰？你是組長，是你帶頭，有錯當然要歸罪給你囉。』當時我想飛過一拳將他掣倒到溝裡去喝口水——才知老子的厲害，不過為了息事寧人

，才忍氣吞聲，不去跟他計較，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其實，這件事也不能全怪我，因為當我們到了交叉路口時，忘記了正路，於是大家便胡亂猜測，甲說我記得是那條，乙說我記得我們有走過這條路，所以我們就照着多數人說對的路走怎麼知道會走錯呢？再者，彼此都未曾去過吉隆坡，街路不熟，尤其吉隆坡市區內的路又是那麼的亂，免不了走錯路，而且我又不是

一個嚮導，這怎能怪我一個人呢？

再有一次，有某女同學，亦為我這組的組員，竟胆大包天，目無王法，獨自離開，一聲也不對我說，只交代其知友說五點左右便回來。人既然已去了，奈何不得，便在宿舍等她以便前往用膳，等了又等，時間將近五點，還見不到人影，沒法子，只好先去吃飯，心想等她回來，非重重地教訓她一頓不可。

到了晚上十一點就寢時，領隊點名之下，少了一個人，就是她，於是領隊來找我，叫我到樓下去等她，必須等到她回來，否則我要負責。

等了又等，看看手錶已經過了十一點半了，超過預定的時間有二十幾分鐘，她才搭德士回來，由其親友送到宿舍，她一下車，就我問她為什麼不遵守旅行規則，并且這麼遲才回來，你道她怎麼說「時間還早呢！」說畢，便往樓上一溜跑進房間去，真氣死老子也。

香烟與火柴

喬木

生活的話

李瑩

夜晚
我和吳君漫步於堤岸上。
時間並不太晚，然而這裡沒有一個人。——除了我和吳君之外。

朦朧之月，越發夜的淒涼！
一陣海風，迎面吹來，不禁打了個寒噤，我們都覺得冷。

這時候，如果有一支煙抽，那將比佳有還有味，這時候，如果有一支煙抽，那將比火爐還要溫暖！

然而，沒有！搜遍所有的袋子，連個空煙盒也沒有！火柴倒有一包。

回去嗎？不！這夜的海濱大不平凡，它將給我很多的感觸。

我在想：在這夜黑風高的海洋上，漁夫不怕船沒麼的感觸。

我又想：在這風狂浪大的黑夜裡，趕程的人們不會迷路麼？

「老喬。」

吳君的叫喚聲，把我的靈魂從縹渺的空玄境界裡索引回來。

人生

像一個夢……
夢裡有好的故事，
亦有人扮演的悲劇，
亦可憐一朵花……
的像一朵爛爛的謝，
時期，亦有她！
亦死了一顆星……
的像一飛飛於空。
一瞬間……
卻又消逝得無影，
無蹤！
(林文治)

「有火柴嗎？」

「有。——有煙嗎？」

「不借了。」

「為什麼？」

「除非你把煙截成兩段。」

「幹嗎？」

「分一半給我。」

「不行，一支還不夠味哩。」

「那你自個想辦法吧！」

「真的不借？」

「真的不借！」

「你太自私了。」

「你也不見得闊！」

「我的煙比你的火柴珍貴。」

「我的火柴比你的煙實用。」

「有火無煙，廢物！」

「有煙無火，棄之！」

「好吧，我分一半給你。」

「謝謝，我的火柴有羞用了。」

「香煙和火柴……」

「本來就分不開。」

「哈哈。」

吸着煙，周身溫暖多了；噴出煙氣，景象有生氣多了。

默默地細味着煙味，我似乎真的得到了一個感觸：

人類的救世主——耶穌，他必定是個有煙癮之嗜者；

所以他創造了夏娃再進亞當時，不會忘了也創造夏娃；

或說先創造了夏娃再進亞當。

如果有了亞當而無夏娃，不行；如果只有夏娃而無

亞當，也不行！存在在這世界上的萬事萬物，行行都脫離不了「亞當」和「夏娃」的關係。

假如我們的生活是一池死水，沒有波動，當然也就捲不起美麗的浪花；它將永遠無聲無息的躺著，以至於霉臭。

× × × × × × × ×

我們青年人不應希望有安逸的生活；因為生活得太安逸了，就會使我們的思想麻木，使我們沈淪在一個「死活不分」的「生活」領域裏，使我們不自覺地庸庸碌碌地浪費了這寶貴的一生。

× × × × × × × ×

我們雖不希望成爲一個「偉人」，創出偉大的事業，但至少我們得做一個生活的戰鬥者。

× × × × × × × ×

我們會對「現實」感到不滿，這是由於現實環境與我們的理想不符合；我們應該盡力設法彌補這缺陷；決不能因此而感到苦悶、徬徨、憤懣；因這只是逃避現實，而不是面對現實！

× × × × × × × ×

一個不着重實際的人，不但永遠無法實現他的任何「理想」，甚至連最平凡的事都做不了。

霹靂河丹章不都 Tangjong Putus 之地，發生一種驚人之擾亂。

當其來上游也，曾携一書既無信封，又未嘗通知蘇丹之大臣，蘇丹不見。坦密耳人訴之荷人，荷人乃由八大威派艦七艘入霹靂問罪。蘇丹乃迎其人，禮甚隆重，後締約而歸。

賴第士任哈生 Hussein 於新嘉坡為柔佛蘇丹時，坦密耳人在政治舞台頗形活動。據云因哈生耽安奢侈，其妻不得不請坦密耳友人亞多密耳人之經濟也，讓蘇丹之妻與坦密耳人，使蘇丹遂於馬六甲。於是密坦耳人得一徽號，且與蘇丹女結婚。

蘇丹哈生傳圖於子曰登古亞里 Tanaku Ali。亞里割讓一切土地主權及其他一切權利於那督鐵猛公 Dato Temenggeng (馬來官職) 僅留吉生河 Kesang 及蘇河 Muar 兩河間之土地。史稱亞里宴安而貧窶，不計將來。因員坦密耳錢商鉅款，一八六二年遂將蘇坡土地完全讓與該商，任其轉售英或任何國人。一八六八年亞里且昇印度教師巴昔拉美 Babu Ramasamy 全權在其蕞爾區域內徵收捐稅，但捐稅實不存也在也。

第二章 新嘉坡之建築者

近代印人之移殖新嘉坡雖起于十九世紀初期，然實際上起于一八三三年，蓋當時不列顛帝國已經廢除奴隸制度，而印人仍得源源而來，非常自由不受拘束也。

初新嘉坡，馬六甲，檳榔嶼實為印度之西乃 Sydneys。先為約翰公司 John Company 犯人徒流地，後復為印度政府犯人徒流地也。

印度政府所定之最早犯人徒流地為明古連市 Bancoolen。一七八七年犯人即流其地。英人之流澳洲亦與同時。一八二五年明古連割讓與荷蘭後，犯人轉流往檳榔嶼。再後馬六甲與新嘉坡機會產生，乃移流兩地。

印度犯人之歷史乃建築殖民地之歷史。英國陸軍少佐麥尼爾 Major McNair 曾著一書曰

囚犯自治獄 Prisoners—Their Own Warders 詳述其事，甚有興趣之作品也。

新嘉坡星期時報有一記者述及囚犯云：「過去之罪犯，即印度之居民，違其自身之意志，留不可磨滅之事業于新嘉坡。」

檳城與馬六甲亦沾犯人勞工之利益。一八五〇年，邱德 F. Church 為新嘉坡參事顧問，曾作書與海峽殖民地總督云，據曼隊長 Captain Mann 之報告，可知當地街道之清潔事業全賴犯人維持，即園中之道路素為印度及殖民地僑民所艷羨者，皆園中之成績也。

由鋪設村中木橋起，至建築教堂，及政府公廨止，無一不用犯人理其事。填平卑濕之地，聖海濱河畔區域使成壤土，割地以便起蓋，炸巖石，築河堤堤壩，造橋樑，吊橋，隧道，測量道路，皆犯人之功也。

其他建築事業可得而紀者為海濱公路，大坡小坡之大馬路 North and south Bridge Roads，實龍崗路 Serangoon Road，美祿路 Bedoh Road，湯中路 Thomson Road，法畢山 Mount Faber 路，武吉智馬 Bukit Timah Road 路等。因造武吉智馬路故物品得由柔佛陸運而至。此外則改造武吉智馬之運河，以便灌溉與種植園蔬，在法畢山立信號站與燈塔，建造警備暗門，抽開，及填平升旗山 Fort Cannings 各深井。

不啻此也，犯人亦自築其監獄（當時在勿利巴利路 Bras Basah Road，珍珠山 Pearl Hill 之監獄，審判廳，公共辦事處，中央醫院，瘋院，貧民醫院及其他公共建築物。大坡大馬路之馬利亞門廟 Mariamman Temple 亦一八二八年犯人所建，實是邦最舊印度廟宇之一也。

但建築物堪為紀念者，莫若聖安德烈會堂 Saint Andrew Cathedral 及市政府之屋宇。雖其設計之圖表亦犯人所備，中有三人均設計者。其最重要者名巴志 Bartee。經釋放後復為新嘉坡各公共及軍事建築物之設計，受其益者非淺鮮也。

當時預算聖安德烈會堂建築費為十二萬九百三十二盧比，因其工程偉大，建築輪奐也。但因用犯人故，僅耗四萬七千九百十六盧比。全部所用之磚瓦，灰，水泥，均犯人在實龍崗

政府所設之窰所製。且由浮羅敏島 Pulau Utin 採石為基，及砌成一壩以阻河海之潮沖入其地云。

彼等為絕好之泥水匠，鐵匠，及木匠。故一八四八年工程師首領報告云，由曼隊長之熱心監視管理犯人工作，予敢斷言，即華籍木匠工作成績絕對不能更佳。至獄中犯人工作，則包括製造柳絲繩，纜索，旗幟；成衣服像，印刷，紡紗織布等。

一八六七年海峽殖民地移隸外藩院，以後新嘉坡之監獄暫經撤銷，而印度犯人遂移往安大曼羣島 Andaman Islands，經無條件赦宥者，可以回國。但按麥尼爾之報告，彼等返國後，深覺園中情形大異，凡事格格不入，乃轉赴海峽殖民地設肆，牧牛，駕車以過其生活。大部分在市政府或私人處任職。因其過去經驗豐富，故裨益于海峽殖民地殊大云。

彼等最後為海峽殖民地民衆所吸收，對當地之發展及各種之職業，均有相當之貢獻，因之得一種正當之生活。據麥氏云，彼等均未有再犯罪過者。彼等較自由民尤為可靠。故經釋放後能自治其身，為自己之監獄官，為絕好之公民云。

一八八四年十月新嘉坡自由報載云：「釋放之吉寧人目下尚住新嘉坡為車主，售牛奶商人，包工造路等。多數經濟充裕，但其人數逐漸減少，並無再由該階級補充之希望云。」目下新嘉坡有數家實為犯人之後，可稱為英國時期新嘉坡建築者之後云。

第四章 馬來亞之印僑

一八三三年雖為近代印僑移殖馬來亞之始期，然一八〇〇時之印僑已渡孟加拉灣而至海峽殖民地。大抵所經營者皆糖，香料，廠（水旁）粉，椰子等業。其園地多在檳城 Penang 威利省 Wellisley。據實而論，不列顛勢力之澎湃與勞工之需要同時產生於孟加拉灣之東岸也。

印僑之東渡完全出於人民之自願，其刺戟實利為益與欲望。法律雖不阻礙，亦不援助移

民之進行。直待一八五七年政府下令處理孟加拉灣貨品之運輸及旅客之來往。結果由增加路費方面限制移民云。

據云此時有職業經理人需要工人。船主，商人，及各東家均向印度招募工人，頗有販賣豬困性質。但此種行為受一八六四年第十三號之法令所制止。雖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當時尚隸印度，而此舉亦視為非法云。

一八六七年，海峽殖民地由印度政府移隸外藩院，但移民之事仍繼續進行至一八七〇年。然後方行指摘其非法之各點。但海峽殖民地當局反對完全禁止移民，乃有一八七二年法令之修改，認勞工之移動為合法。

當時應用之契約勞工制度，印人在印度議會領袖稱之為罪過制度，根據欺詐而維持以武力，無論何國容納此種制度實為文明之玷。然馬來亞並不大受此種制度之弊害，蓋不久即被廢除，而代以自由勞工制度也。

印度政府嗣後復立移民新律，鑒于契約制度之弊害及南非印工遭受不善之待遇也。同時印度國家主義大興，故印度政府堅持遠適重洋之印僑，必須遭受平等之待遇，苟遇必須，不妨用經濟工具制止各國由印度輸出印工。

一九二二年印度移民法令宣言廢止契約勞工制度。並謂移民外國圖用非專門勞工夫役者

，除非印度總督曾在政府公報特別宣言外均為非法。

此外移民之條件必須先經印度議會之同意。當時法令附帶條件謂授權政府保護不列顛印度以外，無論何地印僑之利益。此實印度勞工移民馬來亞之簡史也。

此輩印度工人對馬來亞有何貢獻乎？某英人前者在演詞中述及馬來亞園林之印度工人實為馬來亞樹膠之潛伏財源。此說殊無以易。議員密齊約翰 John Mitchell 云，此輩工人實殖民地之血脈。至其移殖馬來亞時曾受公平之待遇與否則非本文之所欲論也。

不但此也。印僑不特剷除荆棘開發叢林，且造路以資交通。鐵道也，橋樑也，電桿也，電話綫也，何一而乏印人之手澤。當時印人之任督工等職也，實為發展馬來亞，故犧牲其生命而不顧。

當時多數之印人在馬患瘧疾而致命，亦有因飲不潔之水患痢疾而不治者，即膏身虎口或他惡獸之腹者，不計其數。施美士醫士 Dr. Beon C. J. Smith 退休時報告云：當時雖在醫院，工人死者如蠅之衆，不可勝計云。

印人工人實為是邦各種發展之所必需。柔佛與新嘉坡相連堤道之建築，星洲軍港之設施，及星洲飛機場之構造，何一非印度工人之成績乎？

馬來亞設有全馬工部，以馬來亞土木工部長專司印僑勞工事，則可見馬來亞印工地位之重要也。部中管理招工及勞工事業之制度，非常緊密。有歐籍數長官及印籍副官稱額外勞工管理員助之司理云。

在印度馬特利 Madras 之地亦有馬來政府所設移民司一員，其地位最近已經提高。復有那迦巴亞市 N. Chandrababu 移民司理招工事。此外復有印度移民委員會（包括勞工司理一人為主席），多勞工部中人，及非官界中人。中有印人兩名，其他為園主及資本家數人為馬來政府印工之顧問。此會亦有規定工資之職權。

除工部外尚有印度羅蘭（王侯）之代表，監理一切印工與印僑之利益。此輩職員成績非常優異。此種代表機關設立于一九二三年。第一代表名號為 Rao Bahadur D. Arulanandam P. Sankar, 工于察勘，手腕敏捷，而效能復甚完滿。

其次為奈都 Diwan Bahadur R. Subbaya Narayan 既多能而手腕復敏捷。現在馬特利政府佔重要地位。曾為印工持出標準工資，並為印工努力奮鬥。勞工階級與智識之鴻溝實奈氏之所聯接。自後印度聯會對勞工問題發生興趣者實奈氏之賜，可為尼爾 Rao Bahadur K. A. Kurnihuman Nair。時各地不景氣，故工人全體回國，但尼爾氏召工人往墾土地，遂使森美蘭未鴉 Chuah, Negri Sembilan 印僑區域特別發達。後又墾雙溪馬絨 Sungai Ujong 最近之職員移甘丹 Rao Sahid K. A. Mukundan 亦一能人，每盡力為工人謀幸福。

但印度之貢獻非僅限於勞工階級也。知識階級亦有其成績焉。馬來聯邦秘書麥威氏 George Maxwell 云，馬來亞初隸不列顛時，各州之英籍官員不過數人。若非取材於印度及錫蘭知識階級，則對於人選幾束手無策也。當時馬來人不會（言旁）英語，故不能參加行政，故印度人及錫蘭人之功不可忘。不寧惟是。下屬官員當時所遇艱險非可楮墨形容。彼等不知是邦之風俗而令其入曠野之中，叢林之內盡忠工作，其後馬來人漸補其缺，然對初期印人冒險之事業，不可不抱崇敬之態度。以是政府特助其子孫，以示優待功臣之後。所謂官員非他！公務員，翻譯員，工部公務員，監工，設計技師，測量技師，及其他也。

作者自身亦印籍官員所出。據其又云，曩昔曾為工部之測量技師冒險入威斯利省北部工作。當時在在猛虎充斥，稍一不慎即難免葬身其腹，迄今思之猶覺兩股戰栗云。

不啻此也。在經濟方面，印人之貢獻亦有其焉。曰開礦，曰墾殖，一切華人及亞洲他族人之事業，無一不需資本，而借貸之者印度裔智商人。Buckkottai Chettars 也。據云昔智商人在是邦投資者，計四萬萬元。其他印人亦有人投資數百萬元于各種商業云。

曩昔之教育事業多操于印人之手。無論教會或政府所設學校所需教員均取材於印人。當時除歐籍校長外，一切教員均為印人，無論其為華僑，混種人，或馬來人均受業于印人教師。當時馬來亞之警察完全屬于印籍之塞克人 Sikkh 所謂孟加拉人 Bengali 及密坦耳人。切

小詩

學子

(一)
東風已微微吹起，
春之神
從花間來了……

(二)
想給你一個好的故事，
可是，
提着筆兒許久，
白紙上仍無墨蹟。——
空虛！

報告公文皆用坦密耳文字云。

塞克人今日尚為馬來亞之主要之警務員。當英人行政機關尚未完全樹立時，英人全恃塞克人制止一切馬來首領之叛亂。

一八九四年，馬來人與不列顛人在彭亨衝突。不列顛人主事者為古立第爵士 Sir D. D. Clifford。是役之英雄名沈蘭 Rein Singh，徒手與馬來軍隊肉搏，身受重傷三十處，猶復泳往彭亨河下游報告其他擁護英人之馬來首領云。古立第曾著一書題曰「亞洲一角」(A Corner of Asia)，述其事表彰其勇氣曰「吾輩中孰有勇氣，毅力，犧牲之精神如此類無名之英雄者乎？」

第五章 今日之社會

印人今日在馬之社會可分兩派。一曰勞工派，一曰非勞工派。勞工派佔全馬印僑百分之七十。非勞工派佔百分之三十。勞工派前章已經詳述，非勞工派尚需討論。非勞工派包括公務人員，智識階級，職業專員 Professionals，商人(由小店東起至巨商止)及錢業中人。

但尚有一派印人曰馬來亞僑生之印人，態度智力大不相同。此輩印僑對祖國毫無興趣。其生地為馬來亞，故其興趣，生活，環境，完全為馬來化，僅有地方觀念毫無偉大抱負也。

然僑生印人對宗教及階級觀念較馬來印僑殊為寬大。彼對印度文化之過去及其精神上貢獻之偉大毫無所知，然彼未嘗夜郎自大，猜忌成性，如其國人也。

反而言之，僑生印人在馬所受完全英人之教育，缺乏印度之環境。因其家庭生活之不同，與其宗教思想之混化遂足以阻礙其國家觀念之發展。蓋大多數印僑非但不能書亦不能讀坦密耳文字也。

但馬六甲有一部分之印人曰馬六甲齊第 Malacca Chetties 其習慣與風俗足供人種學者

及社會改良者之研究。舉馬來亞印僑之地位言之，其內部雖形分裂，其合作精神雖似缺乏，而良好之現象較二十年前實大有進步也。

目下智識階級及專門職業階級中人若律師醫士之輩逐漸來馬如華僑者，遂使印僑在社會上及經濟上發生一種團體之自覺。

一九〇六年四月印人在太平開印僑同鄉會。不久怡寶，安順，吉隆坡，芙蓉，均有同樣之組織。惟新嘉坡則直待一九二三年始有印僑同鄉會。

常戰事時期政府非常需要一種團體，供給關於印人之事實，遂有印度教及清真教顧問部之設立，目下尚為殖民地一種之機關，繼續進行其工作。印僑同鄉會之數目逐漸增加，其目的皆在培植國家觀念，及增大社會眼光，蓋羣感合作之需要。前此反感及中立之態度，已漸變為急進之運動。目下印人在市政及衛生部已得代表之地位，但人數不多耳。

馬來亞印僑知識界之增加非常明顯。即一種要求保護勞動階級權利之慾望，亦同時增加。因之印僑同鄉會對勞動階級政治經濟方面之利益力求進步。

最近印僑團體思想之發展亦賴一般名流及印人友朋來馬參觀之促進。若 Dr. Tagore 等不可勝計。

一九二二年印人南必雅 Nambiyar 為議會議員，提議工人職工賠償法令 Workmen'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一九二八年聯邦議會接收印人裴生美 S. V. Perasamy 為議員。其首次演詞即提及馬來亞勞工問題。

同年印度政府代表報告云「目下馬來亞智識階級及上等階級均與大眾同化，且鼓勵其提高生活程度。」該報告亦承認印僑同鄉會之裨益于印人云。

一九二七年馬來亞之印僑同鄉會開聯會於

吉隆坡。以裴生美為主席。次年怡寶又開聯會，亦裴君主席。通過議案數款。該會亦引大眾使注意印僑社會之各種需要。中有一款要求馬來君主之任命印人於各種議會。次年齊第會遂任命詩定 H. V. 為議員。同時齊第亦覺印僑議員之需要，迨其他馬來聯邦之議會恢復後，森美蘭任命印人基實南 K. S. Suman，而雪蘭莪任命裴生美為議員。

一九二九年印僑開第三聯會于星洲，以亞都克 H. H. Abdoolcader 為主席，提及印僑社會需要各點。一九三一年印僑開第四次聯會于安順，以南必雅令郎美南博士 Dr. N. K. Menon 為主席。

嗣後因經濟不景氣，及其他重要原因，聯會不能繼續召集，然印僑固望其重開也。在過去數年間齊第人由其睡夢初醒，各處商會崛起活動，反對一切影響其營業之法令，並舉代表要求當局改善其政策，間有會員以商店為單位者。在馬營業已七八十年云。

除團體生活外，少數齊第人已經開發其社會上之新園地。間有携帶其妻室來馬者，而守舊之齊第人視為不宜云。

齊第人之參加政治活動及其團體組織固屬良好現象，但彼等不宜獨組一團，徒傾階級生活，不與其他各部分接觸，而當參加一切活動使享共同之利益也。

齊第人對宗教非常熱心，曾出鉅資建築廟宇，供奉其神曰撒必拉瑪尼亞 Subramania 者，畀以貴重產業珍珠等物。新嘉坡之廟已有七十年之歷史。但目下印度商人亦覺其自身責任之重大，故願與團體共同合作。

一九二八年全馬印僑聯會在怡寶議決馬來亞印僑應在各重要商業中心地點發起成立商會，以促進印僑在馬之營業利益。但此種法案未曾產生任何效果。一九三五年海峽時報曾作論文一篇，詳論星洲印僑商會之需要。於是印商

籠中鳥

崢嶸譯

一個小女孩從走廊盡端小心地走下三級的庭階來。她右腿裝着鉄拐子，走起來又慢又吃力，好像必須使用她那嬌弱身體所有的力氣似的。她先斜倚殘廢的那一腿，讓全身重量支撐在它上面，然後移動另一腿前進。

她緩緩地走下園徑，沿路鋪滿着殘秋凋落的枯槁黃鶉葉子，人走過沙沙作响。

那女孩一眼瞪住園徑盡頭的山植木叢，兩手握著綑邊花點的圍衫，好不費勁地急步走上。

她勉強彎着身子，走進一條枝葉糾纏的暗黑小道，直達山植木叢。這兒就是她的皇宮，而她就是皇后。這些木叢生長得像隻倒覆着的碗，生聚在一堆荒蕪的赤土上，這該算是宮殿了。山查(木旁)叢邊長着一棵冬青樹，在它濃密暗綠葉子的保護下，它們可以免受北風的吹襲。冬青樹前斜躺着一片草地，邊緣滿長着幼小的樺木和白楊，及一大片凌空的松林。松林又面臨一條闊河，河上橫跨一座七拱橋，可以通到一個滿綴紅牆小屋的村子。

這女孩子就只在這園中消遣炎夏時光，她常是孤單的，因為她不能跟一般和她年齡相仿的小朋友一樣地跑跳，誰有耐性來和她作伴呢！在極端無聊賴中，她唯有竭力避免和其他的孩子打交道而只在大自然中尋找安慰，伴着花兒樹兒和田野間的小動物，籬笆上的鳥兒談心。

本來這孤單該是多難受；可是自從她發現這山查(木旁)叢後也就消失了煩惱。在她的幻想中，這兒就是仙境中的皇宮，居住着金銀衣裝的皇族，她可以跟它們閒談。

她低着頭，使頂上低垂的枝極荆棘不致糾纏着她修美的頭髮。走進山查(木旁)叢後，立直了身子，拍拍圍衫，端詳一下她的皇宮。

在園中的一角，她曾造起一座小花園，用她在夏季到河邊細心地檢木的光晰小石子圍起做邊。她在春光明媚時所栽的那些水仙，山慈姑和櫻草，也和山查(木旁)木一齊開了花，使花棚滿溢着陣陣花香。現在那小花園已空無所有，只剩幾根枯莖在說明這兒以前也曾是生機蓬勃和香氣四佈的園地。

在這花木圍拱的皇宮另一邊，是她手植的一片蕨椰青苔，那兒有她用石塊堆成的一個小爐，爐邊用一塊平薄的石板圍住當門。爐邊是一塊比較笨重的石頭，半埋在褐色的土壤中。

那女孩拐到爐邊，把爐門仔細地移放在鮮苔上，曲膝跪着，採手從爐中取出一本小日記簿來。那紙頁是從練習簿剪下然後用白綫縫起來的。在簿面上她寫着：

『女公主日記——私人所有』

她從圍衫的袋口掏出一段鉛筆來。坐在那大石塊上，一頁一頁的翻開，細心地閱讀每一件記事。

從她六歲那年起，她就從未間斷地開始寫日記。每次開始她總是寫着：『親愛的上帝啊！』結束時的話是：『我希望我有一隻鳥！』

這兩年中她從沒忘了請求上帝賜給她一隻鳥。當她在描述山慈姑第一次開花時，她雖也這樣寫着：『我每晚爬到牠的花瓣上去睡覺』，

可張馬輝 R. Jumabhov 立起發動使印僑商會得以大規模成立。

目下星洲印僑同鄉會已有會員一千五百人強。前此數年間同鄉會非常沈滯而不活動，良以市面不景象也。目下市景稍有起色，該會應即努力工作也。

除同鄉會及商會外，尚有一種可喜之現象，即印度女界之來臨也。前此雖有智識婦女在馬，然推動組織婦女團體者非碩士大衛夫人 Mrs. E. V. Davies 莫屬。大衛氏一九二五年來星，組印錫婦女協會，身任主席，其目的在促進兩地婦女努力活動，以求增進婦女幸福，發展印度婦女在馬之感情，同時又可引起婦女興趣，使得學習治家方法。

嗣後此會改名蓮社 Lotus Club，使亞籍各圖婦女如波斯馬來人者，得以參加。社中有十五種方言之社員，及印度各種之宗教。間有前此未嘗服務社會者，有前此僅坐轎車出外未嘗稍露面目者，亦有獨處空幃僅有與共同流婦女相往來者。

此外尚有印度婦女聯會 Ladies Union。一九三二年馬六甲印度婦女同組撒拉大社 Sarai Da Club。一九三六年吉隆坡成立雪蘭莪印僑婦女支社。

印人之活動尚不止此。其對基督救佈道之活動，其對戰爭之捐輸，及各種，社會事業之貢獻，其對皇室之熱誠，其在商業之活動，本編尚不能詳述也。

是結束時還是照樣寫下她能得到一隻鳥的願望。

一次，她遇着一隻從巢上掉下來的小鳥，拾起放在雙掌中。那溫暖，發顫的身子和那因害怕而跳得很快的脈搏感覺，使她不由地着了迷。她對牠說話，似乎是得到了牠的回答。從那時起，她就滿心懷着幻想，看見每一隻鳥棲歇在山壺(木旁)叢時，她總對牠們說話。

但牠們老是不待她談個痛快時就飛開了，這使她十分傷心。她希望自己能有一隻鳥，一隻常在她身邊的鳥，那末她可以放懷暢談而怕給飛走了。她可以親自餵牠，使牠常飛歇在自己的肩上，把自己當做真心的朋友。

只要上帝能助她實現這一點點希望，她可以發願她將像仁慈的聖法蘭西一般地好生照顧這鳥兒。她知道上帝一定會賜給她這末一隻鳥。雖然她的祷告是寫在日記簿上，但上帝總是有求必應的。

今年的秋季裏，上帝果然照應了她。她把日記簿放穩在膝上，沾一沾那段小鉛筆，寫着：「親愛的上帝，謝謝您接受了我的祝告。今天我哥哥佐治將帶一隻鳥來給我。我答應將如聖法蘭西一樣的善待牠。我絕不使牠傷心。佐治買牠是要花六便士，這價錢還是特別算便宜給一個窮孩子的。謝謝您上帝。」

她閣起日記簿，放回原處藏好。把鉛筆放進口袋，拍拍圍衫，緩緩地走出園子，正在循着原路要走回時，一個高大的黑髮的少年在走廊那端向她招呼道：

「瑪琳！」
她抬頭一看，睜圓了眼珠露出疑惑而靜息的神氣。

那少年的雙手匿在背後。「瑪琳！」他再叫一聲，「我有東西給你。」

她笑了，忘了她是跛的就快步趕上去。「佐治！啊，佐治！」她喊着，「你……你買了那鳥！」

「當然囉！鳥兒是給你帶來了。」哥哥舉起臂膊來，「瞧！」他手裏提着的是一個小鉄籠籠，在裏面擗拍亂撲着的，是一對紅雀兒。

「啊——」那女孩掙扎上階，展開雙臂，忙不迭地奪過那籠子來。「兩隻，佐治，你帶兩隻給我！」

哥哥笑了：「可是，你知道嗎？這隻就是那隻的同伴，而兩隻通通是你的同伴。」他稍停一下，然後像煞有介事地說：「恩，瑪琳，你知道你得給牠們取名呢。你打算叫牠們什麼？」

那女孩興奮得話都無心說，笑迷迷(目旁)地一直睜眼注視着籠子。

「真可愛……兩隻……啊，佐治。」

佐治再說一次：「你得給牠們取名呀！」

「是的，我——我今晚得給牠們先禮命名。我要把牠們養在我宮裏。佐治，牠們將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不會虧待牠們的。」她舉高了籠子，從籠縫中儘往裏瞧，「牠們是紅雀兒。牠們會唱得挺好聽的。」

他在她領下輕擰一下，說：「當然，你可以斷定牠們一定會唱，而且唱得比百靈鳥更甜——好吧，你可以進去啦，媽在等你。」

★ ★ ★
從此以後，這女孩就和這些雀兒寸步不離。睡時夢見牠們，醒時畏(食旁)養牠們，像稀珍異寶般地愛護牠們。那鳥籠在山壺(木旁)叢中佔了個很榮幸的地位，掛在頂的一根強勁的亞(木旁)枝下。

整個冬季裏，當田野和花園都被蕭瑟的濃雪舖滿時，那女孩每天總有三次到園裏去

關於「閱讀」

閱讀應該不應該背誦呢？我們的中心主張是：朗誦是正當的方法。背誦得出，那是朗誦到家的收穫，不可為背得出而朗誦。但是朗誦到文中的意思，語調會如出於自己胸中一樣，那就一定背得出來；這樣的背誦不是先靠記憶，靠死記，而是因為把別人的話融化成為自己的話。

青年應該怎樣自定閱讀的標準？我們提供一個起碼的辦法，便是根據自己學習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抓住了這一點，先就這一點找有關的書看，然後化出去博覽。

關於閱讀的方法，我們主張閱讀、感應、寫作三者合一：閱讀——閱讀是處理讀物兩種不同的方式，閱是默默的看，讀是朗朗的唸，默看重在理解，明白書中或文中的義理；事物的本來關係的主從；現象的繁疎等等。朗讀重在感應，引起作者所希冀的情緒的共鳴。感應——閱則顛頭顛腦，以心坎裏認認是非；讀則搖頭擺腦，擊節歎賞，以書上的話為自己肺腑中話。寫作——寫則重在對讀物的「再現」，作則重在讀後自己的表現。「寫」的工夫裏可以包含對讀物的剖析，模擬等。「作」的工夫可以包含對讀物的評衡，乃至自我的創造。

——節自「學習國文的新路」——

畏(食旁)她的小鳥。佐治替她在山查(木旁)叢上張起一條帆布。並架起一個小火爐。她總是生起熊熊的火來坐在一旁寫日記。結束語總是一再感激上帝賜給她鳥兒。

可是那一對被關在籠裏的紅雀老不快樂。牠們仍然沿着籠圍，鼓翅向鉄絲亂衝亂撲。而在那求侶心切天真無邪的女孩心中又怎能了解牠們是怎樣悼傷着失去的自由。

她對牠們講話，叫牠們的名兒，絮絮不休地說了幾個鐘頭；耐心地等待着那雀兒們展開清脆歌喉來報答她一片熱情的一天的來臨。

『你以為牠們的確會唱嗎？』有一天她帶着疑慮及懊喪的面色追問佐治，『我沒一次聽牠們唱過。』

『當然囉』他安慰着說，『現在還是冬天，我想牠們還沒有歌唱的興緻吧。你知道冬天是那末冷冰冰地，沒有陽光，沒有一切。就是我們人類也一樣沒心在這種時候唱歌的！但是如果你能等到春天的來臨，你就可以聽到歌唱了。只要你有耐性，總有一天你這對雀兒可以唱得那麼甜蜜，直到整個世間都充滿了牠們的歌聲。』

『充滿整個世間？真的，哥哥。』
『是的，整個廣大的世間！』
『那末，我就等着春天來到吧，』

★ ★ ★

冬去春又來，冬青也曾顯赫一時的開滿殷紅果實，但現在已被四周綠油油底新生草木佔盡了顏色。原野的草兒長得更為欣茂了，幼嫩的樺木和白楊，枝枝挺秀地凌空伸出亞又(木

旁)和點點的苞蕾。那女孩依然每天循着圍徑到她皇宮去看她的雀兒，耐心和熱誠地等候牠們宛啾啾的那一天。可是，使她心底暗傷的是，她聽不到半聲歌唱。她在日記上寫着：『親愛的上帝，我的雀兒並不快樂，雖然我已為牠們盡了我的所能。求求您上帝使牠們唱給我聽吧！』

一天天她總是那末寫着，可是那雀兒依然噤聲如故。牠們仍是急切地想冲破這牢籠，毫無片刻的安定。

那女孩開始灰心，漸漸地，她的信心也跟着動搖。滿腔沈悶，日益加重。每當四周像死般寂靜，而她只能聽到自己呼吸的聲音和那脆弱的翅兒在焦慮撞撲的響聲時，她哭了。她又痛嘗到那孤獨的可怕和苦楚。

一天，她替那鳥兒們着想一下。她假設把自己處在牠們的地位來思量牠們所以不快樂的原因：牠們並不像她跛了脚；牠們同樣有照應，不愁吃不受風吹寒凍。但是牠們仍然不快樂，老不唱歌。為什麼？她儘對自己發問。為什麼牠們不肯唱歌？利那間她忽地明白了！——因為牠們是被拘禁着的，不能越出這小籠籠籠籠外半步。別的孩子就因她是跛的所以不和她玩，但她還有自由。她可以到所喜歡的地方去——到田野去，或沿河岸直上，在那兒追尋她所未享受到的快樂。

但是這些小鳥呢？難道牠們想不到郊野去，沿河岸而飛嗎？難道牠們不希望有像她這樣的自由嗎？對的，沒有自由就沒有快樂，沒有快樂當然也沒有了歌唱！

現在除了把這雀兒們釋放外再也無法可想

了。仁慈的聖法蘭西也一定會連未辦的，因為他愛一切生物，不管是大的小的。他是那麼善良和藹，就是豺狼也可以和他稱兄道弟。她如要仿做他的模範，就得讓這雀兒們恢復自由。

主意是打定了，可是實行起來是多麼苦痛的一回事。一天又一天，她走進山查(木旁)叢裏，立意要把籠門打開，可是臨到最後一刻却又辦不到了。那雀兒們已是她絕無僅有的朋友了。即使是她素所喜愛的花兒也已降到次要的地位。因為雀兒們會不停地活動，會和她互相注視，而且像是能解人意地傾聽她的新說。

最後，那立下了堅不可挽回的決定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在先一天的夜晚，她在日記簿中寫着：『親愛的上帝，明天我就要把這鳥兒們放了，因為，牠們不快樂，我也不快樂。』她慢慢走進林道，取下那鳥籠，回身走到一株櫻桃樹，踏上她哥哥留置在幹身的一座梯子。就在芬芳濃郁的櫻桃花滿覆之下，她把籠子打開了。

那紅雀兒們循着鉄絲內緣遶繞，找到了出口，奮力撲翼一飛，像箭似的穿進那樹的枝亞(木旁)縫中去。樹上飄下一陣雨花，枝亞(木旁)悉索抖動一會，一切又歸於平靜了。

那女孩的手攔住陽光，朝天空凝望。緊了(目旁)着那雀兒們飛呀飛的，直見牠們歇止在圍角那一向牠們所被關禁的地方——山查(木旁)叢上。

她步履維艱地小心走下梯子，往林道走回山查(木旁)叢去。從那小石爐中取出日記簿，慢慢地翻開來。

淚珠在她嬌嫩的雙頰上閃爍着，兩手抖索不定地，她寫上這些字：

『親愛的上帝，今天我把我鳥兒釋放了。牠們是非常地快活，我也很快活。』

在這天這度萬籟俱寂的時刻，當她寫下最後一個字時，那對紅雀兒歌唱起來了。

討論怪文章—— 「當榴槤開花的時候」

霍雀：

接受了你的忠告，決定一改往日夢般的荒唐生活方式，從昨天起就閉門靜心學習，研究，以祈不辜負你的期望；能做個好孩子，我自己也高興。

你教我多寫些好文章；我深知學習寫作之前，第一步必須先閱讀。否則，空洞洞的腦海，那裏能寫出有內容的好文章呢？況且，多讀別人的文章，好壞暫且不管，至少總可以拿來作個比較，然後取其善去其劣。自己以後寫出來的雖不能盡善，但却可以減少一些由於閱讀和比較時所發現的毛病，你以為對嗎？

通 訊 一 則

但是，我第一一個晚上開始學習，就被氣得由床上跳了起來！因為太久不曾讀書，深奧的專門書籍，一時怕不能理解，所以我隨手拿起昨夜（元月十五日）的晚報，翻開那文藝副刊版的「綠洲」，擇了一篇標題最大且使人注目的「當榴槤（木旁）開花的時候」來讀。天呀！不讀猶可，一讀可就把我氣昏了！

大凡文章所能患的一切毛病，那篇東西幾乎完全齊備：無論用字，用詞，文法，都有錯處；語病，句子含糊，憑空造謠，無病呻吟，閉門造車，顛倒是非等，亦無不盡其所能地寫了出來！可謂集文章毛病之大成。

你試看：

「有時，偶而發現了榴槤（木旁）成熟了，我便爬上了樹。採了它在樹下與表姊共享這熱帶果的滋味。」

你會聽過有人採榴槤（木旁）下來吃的嗎；如果榴槤（木旁）也像楊桃一樣可以一採就得，「愛靜」君（該文作者）何不搖搖樹幹，讓它自己落下來，豈不更方便？還有，愛靜君與他的表姊空着手就能在樹下共享榴槤（木旁）的滋味。由此我斷定愛靜君一生尚未見過榴槤（木旁），以為榴槤（木旁）既是一種果實，那必定是像蘋果一樣可以從樹上採下來就一口一口地咬。

「有一天，我正爬在一果（木旁）榴槤（木旁）樹上預備採一「果（木旁）」（？）來吃。……是表姊在叫我！我忙跳了下來。」

能爬上榴槤（木旁）樹，或許他曾拜猴子為師，我且不去說他；能由榴槤（木旁）樹上一跳就「忙跳」了下來，這怎不教見過榴槤（木旁）樹的人感到驚疑？猴子尚且不教也不能從高大的榴槤（木旁）樹上跳下地面，何況是人？我說道，愛靜君不曾見過榴槤（木旁），這裏更證明他不曾見過榴槤（木旁）樹的。

愛靜君這種大胆的欺騙行為，真令人胆寒！但他若是到南止極去騙騙那些不曾見過榴槤（木旁）的人，還可原諒他是為了稿費而騙人；而竟在出產榴槤（木旁）的馬來亞發表，未免太不顧及自己的人格了。

由這兩點，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去說愛靜君對於他自己的作品一點也不甚其妙，自己全不知道自己是寫些什麼。只是患了嚴重的發表慾或稿費慾之病，一絲也沒有學習的真誠。如此的學習態度，我們千萬不可模仿。

我想起杜衡說的：「作品不以示人，就必然是真；必須示人，就可能有偽的動機。」真說得對。

我們再看：

「……天和那天真活潑的表姊在一起於園子裏玩。」這個句子讀起來真不順口，我以為改作「天和那天真活潑的表姊一起在園子裡玩」比較通順一點。

「為了留學，木旁」開花時是年假，所以表姊整天陪着我。……為了二字用得太勉強，應改作「因為」為了二字總帶有一告勉強或不得不的意思。用在這個句子裡很不妥當，因為他的表姊是自願陪他，絕不是為了他的假期而不得不整天陪着他。我看，愛靜君倒真的為了稿費而寫那篇荒唐的。

上例的兩個毛病還是屬於用字和文法的小毛病，以下還有更大的語病：

「……他指著那果（木旁）注日在一起約樹。我便走過去。」那果（木旁）注日在一起約樹一應如何解釋？是否那果（木旁）樹注日是完完全全的「在一起」而見在竟變成「果（木旁）」（木旁）、四、五、六、七、八果（木旁）也各「弄」西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那麼，是樹根樹幹和樹枝樹葉分了家？若如此，却不該還叫它「果（木旁）」，真是天下奇文！

我情想這句子的原意，大概是指那樹他倆往日一起談情而依偎着的樹，你認為對否？

「爸爸和媽要我和他門內」少爺「結婚，」這像一句話，看起來是說他的父母要叫他和他門內的親兄弟結為夫婦。那還了得，幸而該文前幾段有「我媽媽，才知直姑丈要表姊嫁給也頭交子」之句，不然，我將真的以為他父母竟胡塗到要把親生兒女結為夫婦的地步！這樣的語病實在不可原諒。

夠了，夠了，毛病還多着呢！像這樣的文章，還值得費時間再，研究下去嗎？

我懷疑，像這樣的東西何以竟會發現在素負佳譽的「綠洲」版？要在那純屬學習生質的「週末青年」發表，我以為至少也得先經過一番修改呢！要是讓馬來亞以外的人士看見了，難免令他們對馬來亞的文化水準起了極大的懷疑。叫人們大嘆：「馬來亞，真是文化沙漠呀！」

讀了這篇荒唐話，我又得了一個啟示：就是以後無論寫文、讀文，甚至於編選文章都尋加倍小心，尤其是編輯，千萬不可只選美麗的題目，而忽略了文章內容。

請提醒你的弟妹親友，讀文章不要採取崇拜偶像的方式，莫以為能在報章上發表的都是好文章。

我們的第一封通訊，就此結束，等着你的意見。

一九五四·一·十六。 淨良

中化

中學



陳人浩校長講演



聯歡會一場一瞥

本校復校以來之歷年初中校友於本年一月六日晚上七時半假本校四維堂舉行「中化中學復校校友聯歡大會」，集聚一堂，談笑風生，是為本校校友前所未有之創舉，更藉此「聯歡大會」一致通過組織「中化校友會」，並當場選出廿一人為「中化中學校友會臨時籌備

校友

聯歡

委員」，負組織正式籌委會之責。本頁各圖為聯歡大會剪影。(煇)



嚴元章博士講演



熱烈贊成組織校友會

盛況

(攝雲騰林)

